



陶菴集

二十四

行狀 謚狀

若竹五

~16
2325
24



2380
24
和
2325
卷24-24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七目錄



謚狀



左議政北溪李公世白謚狀

行狀

祖考右議政府君家狀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七目錄

安東金氏同中樞光燦女以 崇禎乙亥八月三日
生公公幼而岐嶷與羣兒嬉動止凝定參議公常曰
是必大吾門議政公避虜亂于東南公九歲始隨還
京師從季舅文谷金公壽恆學又請業於童士尹公
舜舉咸期以國器稍長文辭日進丁酉進士同春宋
文正公時造朝與諸公講學于太學公挾冊問難士
望益重丙午除義禁府都事用洪公重普薦陞義盈
庫主簿移戶曹佐郎朝廷將設倉泰安以僂漕運使
公往視所區畫一一中窾出爲牙山縣監議政公嘗
爲是邑公簡潔爲治一循先矩歲饑賑賑民蒙其惠

瓜褫乙卯監洪川縣是冬擢文科時 肅廟卽位之
元年也始公在泮中與同志抗疏斥嶺人之誣賢者
至是凶黨穢學宮追削疏儒名已仕者獲免公恥之
卽日棄官歸縣人立碑思之丁巳除文兼宣傳官不
就是冬丁內艱明年議政公又卒辛酉服闋拜兵曹
佐郎移司憲府持平時朝象更新士類論議多乖張
公惡訐以爲直不爲過激然嚴於淑慝之別右相李
尙眞因疏決請釋閔熙公執不可趙持謙營護吳始
壽公劾褫之復自兵郎遷司諫院正言 上憫旱詢
訪諸臣公陳恢公道革民弊數事又言睦來善金德

遠罪重不宜收叙退而論啓不已褫拜兵曹正郎還
正言以都廳郎參改修 顯廟實錄朝講入對陳內
奴婢怨苦狀乞嚴飭內司以絕侵擾又請關東進供
勿拘定限隨時封進以紓民弊皆從之遞拜持平入
玉堂爲修撰副校理還持平者三移副修撰論李袞
權大載減等量移之失遷副校理辟摠戎從事官夏
上命禁近諸臣賦喜雨詩公爲首錫豹皮太學士李
公敏叙白襦公職專任史役歷成均館直講還校理
尤菴宋文正公纔造朝因承旨李玄錫陰詆將徑歸
公入對請玄錫罪仍陳盡誠召還之意公前後侍講

最多嘗言人才國之楨榦漢時舉人之法甚好能致
四百年治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宜至誠搜訪以裨
治道仍又眷眷於慎終謹獨之戒尤菴嘗白 上曰
李某是金尙憲之外曾孫學有淵源宜令從容講說
公音韻洪暢討論精確 上每傾嚮焉癸亥元月與
同僚上劄請體天進德其要在於典學從諫禮賢恤
民振紀綱革奢侈優 批嘉獎尤菴乞休退 上將
許之公入對力言其不可尤菴請罷內需司 上不
從公從而陳戒尋承 命廉問湖西敷奏纖悉爲諸
御史最三月以修史勞陞通政臺諫以未準格請還

收 上以積勩宜賞久而始強從爲吏曹佐郎兼中
學漢學教授校書館校理時朝論益潰裂公在銓遇
喜事人銓薦塞最不靖者臺望時輩多側目陞掌樂
院正移執義復由樂正移應教七月擢承政院同副
承旨轉至右承旨遞拜兵曹參知翼年春由承旨出
爲黃海道觀察使政尙寬平而嚴於黜陟時有閑丁
查括之 命一路繹騷公狀聞曰寧失千百閑丁不
可失民心遂寢秩滿付僉知中樞府事相臣使燕還
備陳沿路民人借寇之願 命限秋仍任公條列兵
民宿弊十餘事海西管餉舊屬關西因爲姦蠹數民

困於橫斂積累十年公請令度支勾管以蘇罷殘此
其大者後來論觀察使賢者公爲之先乙丑十月始
遞還西樞翼月特陞工曹參判未及還關西民犯禁
噴言至朝廷將逮治道臣難其代遂拜公平安道觀
察使便道疾赴公在外久益習邊事理煩劇恢若
游刃居一年以疾遞民懷其德繪像生祀之由同中
樞轉大司諫尋遞拜同知義禁府事拜兵曹參判轉
都承旨遞拜刑曹參判大司諫大司憲八月出爲廣
州畱守畱守兼守禦使時久廢鍊兵公首行夜操公
賞明罰大得軍心戊辰將使燕廟堂重保障畱之其

冬拜都承旨翼年爲兵曹參判俱以在外褫又爲同義禁時士禍大作尤菴首被削黜公方爲都承旨上以緩於奉行罷其職既而 聖后遜位文谷公受後 命公屏處楮子江慷慨悲傷如欲無生甲戌更化卽拜都承旨兼 世子賓客備局濟用提調尋擢拜漢城府判尹兼宣惠司僕提調五月兼知義禁閱黯宗道之徒潛結希載謀害 坤宮至是事發黯賜死希載當誅領相南九萬拗引周禮八議不施刑又以危言哄動之力請枉法伸恩公與判義禁申公汝哲入對爭之言雖不用士論多之間爲知中樞工曹

判書十一月移議政府右參贊北使至以儻接往還于關西始公自箕營遞歸請設別科於本道慰悅人心中間格不行公復申請得 旨至是廟堂令公仍畱掌試兼廣詢民瘼實忌公在朝也公悉心周度隨事罷革又請移轉惠廳粟萬餘石以賑饑民益稱頌不衰陞左參贊兼司宰提調三月始還朝兼同知經筵承文提調以寫進 春宮冠禮教書錫馬移禮曹判書夏因旱疏決已巳凶黨多被宥臺諫以權大運鄭維岳事久爭論公言順人心而後天意格輕釋重罪非所以應天 上始允維岳啓旱益甚相臣申翼

相請更招諸宰議公獨引疾臺諫又立異會議不成
當路忿之有請罪公不赴者 上不許公孤立於朝
情迹愈不安移右參贊兼都摠府都摠管俄還禮曹
十一月以節使赴燕丙子春還復拜禮書 世子嘉
禮差提調自左參贊移大司憲復還參贊九月擢判
義禁府事爲戶曹判書時國儲罄竭又丁荒歲公節
用紓民力克稱其職翼年以疾辭只解金吾兼司譯
提調復判金吾旋遞西土大饑廟議將乞糶於燕公
於筵中力爭以爲必有大難處未幾慢書出而辱及
國家衆始服公先見十月拜吏曹判書又兼判義禁

公痛仕路溷淆一洗私意鑑別賢否躁競息政理清
吳道一素貪權樂勢朴泰淳李師尙等嘗昵比己已
權凶俱不容於清議附麗訛滄打成一片及公入銓
一意激揚衆憾益次骨柳鳳瑞以校理入對言泰淳
師尙以曾論金春澤之故塞其清塗春澤之父鎮龜
擬除京尹是銓官知有春澤不知有君父也 上震
怒特補大靜縣又黜師尙于西邑公上章陳列 上
溫批慰諭又痛斥鳳瑞縱恣之狀曰擠陷異己如見
肺肝持平金致龍承道一意旨疏救鳳瑞斥公以偏
係公益艱脆累違 召連章請急皆不許黽勉膺

命戊寅再過大政皆予告七月修撰趙大壽又以微事侵詆公再控免 御批開釋且曰卿之勞苦訖可畢矣人謂有大拜之意時兩相皆引入翼日 問政院以特卜故例以 明 宣兩朝及 當宁事對御筆特拜公右議政公夙負公輔望制下朝野交慶公懇辭 批曰卿之才德允協輔弼簡在予心公議僉同何用撓謙至此工曹參判吳道一投疏言相臣引入一不敦勉直下斜封又不少審慎 上盛引古例明之出道一爲襄陽府使俄 命削黜公累疏乞免敦迫隆摯至 命承旨偕來公感激拜 恩秋

上謁 健元 徽 崇三陵因大臣言將遣官攝祭于 崇陵公劄請不攝而親從之初倭人通貨始用十成銀中變爲八成至是又請行六成而雜以鍮銅使一代官持標記來公以爲不可輕許僚相乘公在外遽許之公上劄極言其弊請追還行文責令改書契以審情僞而處之 上更下廟堂領相柳尙運等引咎多不平語公又論辨甚力曰狡倭變詐百出此舉已輕我矣他日不知生出何弊方今錢之爲害萬口皆言而遍一國勢難遽革六成一開不數年必大行其害殆甚於錢臣恐奸弊生時節節難了其後廟

議抵牾卒不能改至今爲國中巨弊識者恨焉兵曹
判書李世華坐微事特罷公爲言世華樸率無他大
司馬職重不當輕易退斥申奎疏請復 魯山 慎
妃位號詢于百官公議曰禪代時事當時村婦里童
曷嘗知君臣之義而出於口發於聲無非哀傷惻怛
之意一國人類孰非 光廟臣庶而尚且如此則
聖祖本心可以仰揣而天理人心亦自有不期然而
然矣今於崇奉之議宜無異同而茲事關係至重有
非臣子容易開口處至若 慎妃事本非出於 中
廟之意然當時固當請復在後有所未安宋朝郭孟

二后時原父之議伊川之言實爲不可易之論惟願
深究義理務歸至當 上遂追上 端宗號於 慎
妃則更問諸臣以稍加尊奉之道修墓立祠酌給祭
需且給守墓人時大疫又承暉殿火公面陳恐懼修
省之意仍言奢侈之害甚於天災節儉宜自宮禁始
上嘉納判府事崔錫鼎有罪罷比叙復臺官追列前
事 上謂之已甚公進曰誤事則罪之事過則原之
不復著在心胷此爲天地包荒之德苟以是心推之
上下情志自可流通羣下疇敢不仰體 聖意禮官
言國子課試有人言請從今定相避法公言不能正

其本而創行新法近於隨矢立的不可輕議進士洪重疇借書試卷事覺命詢拔榜當否左相崔錫鼎盛訟其冤公獨言其可拔沈竣崔守慶以試卷違格削科後累歲校理尹星駿稱冤請復下大臣議公曰違格者無論有情無情法當拔去不如是無以嚴科體杜後弊公於科法一主嚴慎若此公嘗劄論銀錢利害有曰方今錢益賤銀益貴賤使之貴貴使之賤理固然矣但內外米布已竭銀貨亦不免壘恥而又開象舌輩以錢償銀之路則將並與銀貨而枵然矣後果如公言左相崔錫鼎好紛更進冊子大略請改

官名變科制等事公獨主持重之論曰官名不正宜若變通而未知改名之後能有補於實事耶明經科規亦不可輕變以失遐裔儒生之望事乃止廟議務以小惠悅民民習亦大變公又白上曰前時田稅大同民皆知爲不可已之役今則退捧蠲減視若應行少遇歉歲輒希僥倖守令間又優得移粟以賭民譽秋糴時先期遞去其習尤可惡上命嚴飭莊陵陵上圻二尺餘公偕禮官往審修改還言寧越清冷浦卽端宗避位處宜別爲表識議不一止又奏蠲本郡大同綿布以償民勞先是監試一二所亂場

臺諫請並罷其榜公獨引 祖宗朝罪在試官罪試官罪在舉子罪舉子之令以鎮浮議得不罷至是又劄論矯弊之意曰文正公金尚憲以憲長停乙亥罷榜之啓又引避曰罷榜者天下之所無而我國之弊習不但今榜不可罷自今申明中朝舊例勿開其路使士心有定 仁廟是之至于今日國綱人心漸不古若其弊將不可勝救願畱 睿念 上納之時有兪信一杖殺北儒之獄以援證受訊者適年踰七十正言李肇上疏撫成羣下不匡之罪意欲敲撼公也上嚴批遞其職公控辭 上甚惡肇浮薄傾軋之習

洞賜開釋臺諫請收還遞肇之 命掌令李世奭停其論領相柳尙運盛斥於朝班世奭引避尙運上疏陳卞 上下教曰國家置相寧令崇獎喜事扶植黨論哉遂罷尙運職公淡懷朱子上藍之憂劄論其太過公患衄血猝劇 上命醫視又頻使掖隸致 御膳庚辰正月陞左議政累請告不 允都堂圈弘文錄公子宜顯與選大提學吳道一素憾公且料其黨數人不滿圈數故不圈宜顯名旋以被抄人少力請盡抄落二點者參坐諸人多如道一言公正色不許人比之李東皐浚慶故事云黃海監司尹世紀以濫

刑殺人被遞覈實公言方伯主一道風憲不可罪以
殺人臺言且無指的不當逐邑查問以虧事體從之
吳道一新被重劾而首相仍擬西銓長吏參趙相愚
以望單輪示諸相公遭重憾不可否右相申公琬問
相愚曰左揆云何曰云好申公強許之公聞而駭之
劄陳兩銓薦擬至重以大臣言傳於大臣而所傳非
所言其爲弊將如何 命重推相愚時吳道一趙大
壽爲試官與舉子俞世基潛通用情其言微發於科
獄推問時禁府堂上權是經尹以道等掩而不問仍
沒于文案適同囚者書及於其家人遂大播權尹私

間參坐郎俱云得聞而猶上疏自明諱以無聞事下
廟堂廟堂請先拿郎廳究覈其黨恐急於是獻納柳
重茂論啓以爲無論其言之虛實便一從中做出之
書不可憑信宜先覈謄紙出處次及堂郎 上從之
公慨然上劄曰禁郎旣云有聞則此爲謄紙根本今
於堂郎言語相左處置而不問先覈謄紙出處近捨
根本遠尋枝葉可乎其言虛則果是白地做出其言
實則只可以宣洩罪之明其虛實而後謄傳者之罪
方可斷其輕重矣 上改命依備局覈奏施行重茂
張皇引避公又一明卞及先問都事大壽輩情狀

陸者先生集卷四十一
盡露李師尙韓配夏相繼沮撓 上始大覺悟曰予
幾陷術中重茂師尙皆削黜用情者抵罪人咸謂公
一劄之力捕盜大將羅弘佐之鞫科囚也掩覆大壽
一如權尹其事復追發弘佐被拿覈猶不服遂盤問
其軍校同義禁李益壽以爲軍校爲將而諱不可刑
公曰君臣將卒輕重如何更推 命下之後徑請勿
刑非法官事也黨益壽者亦以公言爲得體慶尙監
司兪集一建方田之議金公構贊於 上前曰此法
橫看豎看界脉了然必無所欺蔽矣公難之曰平原
曠野固井井方方而數里之間有山有水豈無欺蔽

之端乎且法非不美惟奉行何如耳 上命先試之
嶺南不果行正言李大成疏論科獄曰金吾刑杖非
木則地宜遣內侍摘奸公言君上不信臣僚而使宦
豎伺察則臺閣當諫爭之不暇而反以導之廷臣不
可信而宦豎獨可信歟 上亦斥其無據冬月雷公
乞策免仍附規戒優 批不許 上延問諸臣消弭
之策公以爲私字爲當今痼弊歷陳銓曹請托之習
百司怠豫之失應教尹趾仁進曰大臣此言切中時
病而忠清監司李宏病酒不合外藩銓曹以大臣言
差遣臣恐大臣亦不免私矣 上嚴斥之公備陳宏

明敏可堪狀退而連章引咎輒慰諭李公會拜銓長
衆喜得人而以有先戒固辭公與僚相劄引晉卞壺
事勉出之辛巳司譯院以釜山僉使李時宰拿入訓
別譯官請其罪公以爲是必有所以究問本道蓋倭
館修理時舌人符同狡倭欺瞞多端僉使接倭例乘
輜而從中防塞禁其出入實恐其奸狀現露也查狀
至公言果驗 上曰僉使可謂得體譯官必梟亦館
外可以威遠人矣自是姦猾畏戢不敢復生事天旱
上欲親幸王獄錄囚公請對言古昔賢君固服念要
囚而未聞臨幸王獄如漢明故事其時獄制不可詳

而亦非必親入獄中也人君一動一靜不可不慎重
上弗許京外諸儒請從祀金文元公於文廟公承
命獻議曰金長生之學之功無愧賡享而事體甚重
宜存審量又曰一種醜正之徒詆辱從祀之兩賢此
世道之大變固當嚴斥以彰 聖明尊賢衛道之誠
至於茲事必須折衷於先正大臣之言熟講而行之
無使有未盡之悔 上命姑徐之將設別科於北道
試官徐宗泰引疾免後又再易他人皆辭避公奏請
還差宗泰以存國體八月 仁顯王后上賓差摠護
使宗室杭嘗陰結希載謀害 聖母者至是將書

梓宮上字公磨斥之曰安可使此人書此杭無人色
退曰吾死矣已而宮中獄起 上震怒親鞫領相崔
錫鼎三上劄請勿窮竟 上引大義嚴責付處中道
仍出示其劄於大臣公對曰此是干係 大行王妃
事自下不敢容喙時大臣以下皆劬勦不能自樹章
疏日相續公獨毅然不撓比處分定始劄陳保護
春宮之道仍參鞫事黯宗道輩情節畢露衆又顧瞻
依違公悉按治如法中外倚重於是希載及宗道子
彥良伏誅杭亦賜死將追施逆律于黯判義禁李公
奮以爲黯初不正法恐不可追施疏下廟堂公議曰

仁祖朝德仁之死也緣坐依例舉行其後楨之死亦
然豈不以謀逆重於他罪賜死異於杖斃也年未滿
子女之得免收坐蓋出親親之 恩德仁等一時
恩例何可混施於賊黯且當初該府不稟 旨遂廢
應行之典苟以年久而廢閣則無乃與希載八年後
正法者有所不均也耶他相議或與李公合而 上
特從公議拜扈衛大將兼訓練都監司譯院都提調
壬午正月 上幸明陵公隨駕以高陽 陵寢最多
依楊州例蠲其田稅用公言也五月常參公極言百
僚恬嬉紀綱廢墜願 上勤學勤政躬率羣下以責

恪勤之效閏月火星入南斗又月入南斗公以雲觀所報不載朝報無以使上下警懼責承旨之不察者杭既死臺諫請籍其家久靳愈至公力請乃從八月差嘉禮都監都提調仍爲冊禮正使是歲上謁聖廟取士得人最多而一番人之黨無得中者淡懷憤疾欲汚蠚全榜使鄉人崔世鎰投匭言一榜皆考官親屬命官一任行私而莫之抑至曰主上孤立於上權勢盡移於下殿下雖悔何及公實以讀券官主試卽胥命金吾上遣史官慰諭又答公疏曰世鎰之疏造意危險有不忍正視其綱打朝廷

之狀萬萬痛心此而過自引嫌不惟大損事體適足以中奸人之計也世鎰始編配又於秋曹覆覈自服其受嗾上敦勉公不已復出視事公積瘁成疾十一月增劇上連以醫問癸未春罷禁衛營公歎曰數十年團鍊之卒奈何一朝而棄之力疾草疏諫上始弗聽後果還寢時又築城公以爲立紀綱收人心去私恢公爲今日急務其本又在格君不能務本而顧汲汲於此以今日時勢決知無成雖成其弊無窮矣病甚不能進言而猶憂惋不已後一如公言公自知疾不可爲而言不及家私姨弟李公濡內弟金

公昌集來問公顧語曰死生常理吾復何恨惟未報國恩爲耿耿爾又囑仲弟以墓道未盡之役臨命諄諄有釋負之願右相申公琬悲之上劄達公意上爲之涕下特許勉副翼朝公卒時四月九日史官追宣諭旨于殯側春秋六十九上震悼輟朝朝野咸齋咨曰賢相亡矣上將享太廟副提學金鎮圭等上劄曰昔叔弓卒舉樂卒事仲遂卒于垂聖人譏其猶釋請於享祀儀節減殺飲福受胙之節大臣議歧遂止春宮率宮官舉哀六月二十一日禮葬于揚州金村已向之原公沒後四年有林溥者於請

召尹拯之疏告辛巳謀害東宮之說發於罪囚之招而鞫廳掩匿不達上命設鞫溥引問事郎呂必重姜履相知狀崔錫鼎等按獄卒不能證成謀害之案猶皺合語句請罷按獄大臣以下官黯黨李潛又投疏視溥言益絕悖上親鞫與溥並杖斃之於是罪罷大臣並收叙公子宜顯爲公陳暴又温批慰諭於戲微聖考日月之明當時士林之禍又曷可勝道哉公長身嵬顏聲若洪鐘外剛而中閎質厚而才敏端居寡言笑恆若有思子弟嚴不敢仰視卽之而語其色温然不暇修爲而井井有矩度其制行一

降者先生集卷四十一
本於孝悌親在極志物之養居喪讀禮不輟過毀幾
危而不肯進薑桂雖大暑衰麻不去體年未衰鬢髮
爲白每痛祿不逮親迎養祖妣於藩府曲盡其歡間
設宴以榮之自以非宗子家廟或在遠則諱日必設
位而祀之伯兄廢疾公心懷隱傷盡誠存視若溫公
之於伯康殤弟有英才公痛其不秀豎石以圖不朽
視贅妹之繼子如子又撫愛季妹有加以先妣所愛
也凡有俸賜饋遺分與一家推而至疎戚各得歡意
濟窮乏如恐不及每戒子曰無以一第自足立心以
古人自期交遊必簡而無雜名塗必退而無進其義

方之教如此於財利泊如立朝四十年田園臧獲一
無所增加被服寒素盤飧無異品或勸以修葺敝廬
則曰此比李文靖廳事已侈矣常以矯情近名爲恥
而辭受則必嚴一邊倅嘗遍饋人蓼於朝中公獨却
之後事發諸公咸有慚色罕御杯酌不喜聲色門無
雜客公退蕭然若寒士蓋公少逮事清陰公爲終身
儀法又與文谷爲舅甥間師友晚年尤好朱子書名
臣錄自警編諸書得力最渙是以立朝事業卓犖俊
偉其告於君則大約以講學正心敬天誠民慎喜
怒克偏私節財用守典章爲先作事則務持大體不

隆者先生集卷四十七
役小智每國有大事衆議盈庭而公徐一言以定雖
倉卒造次之頃識慮常周事外處置縝密幾乎置水
不漏嘗曰益之戒舜亦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况
季世謀國之道豈可專事煦嫗又喜誦古人興一利
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減一事之言公正威明彈
壓百僚廟堂隱然增重及公沒廟謨無所適從朝暮
變更國綱解紐大小弛慢於是識者歎曰若使公在
者國事豈至於此公在甥館鄭忠貞公維城夫人之
祖也每籌司文簿至必轉眄于公曰此他日宰相又
歎曰君作相時國危必甚於今將如之何臨沒脫屣

帶與之蓋公有大人器度見賞於先輩如此公在侍
從時不激不隨又不欲頡頏取聲名故言論不標見
於世至於大是非頭腦處有確乎不可拔者已已以
後宿德凋喪天所以慙遺公者殆類碩果之不食卒
能以一身擔荷名義扶植世道蔚然爲士類之主信
乎君子之可大受也公嘗曰人臣事君只有一箇義
死生何足計也伯舅金公壽增嘗以八分書泰山不
動中流砥柱以贈公人謂真不愧此八字權文純公
尚夏亦曰近世賢相稱文谷而雩老辛已樹立直可
於古人中求之文谷亦有所遜云公爲文操筆立書

隆慶先生集卷四十一
語暢而意圓尤長於章奏農巖金公昌協嘗歎服焉
詩亦沉蔚然立朝大節如彼其細可略也鄭夫人郡
守昌徵之女忠正公洪翼漢之外孫三從無違德世
謂公清德內助爲多年八十三而終男宜顯吏曹判
書典文衡四女適權尚明洪德普尹溥經歷金希魯
內外諸孫並三十餘人嗚呼古大臣之職以道事君
正色率下震撼擊撞欲其定酸鹹辛甘欲其和非小
器可能也然識進則力量自進此惟可能惟仗孤忠
以進信命不疑爲難能况其所秉大義凜然足以有
辭於後世非大力量不能也此公之所以爲公也歟

粹生也後猶及見公德容垂紳正笏班行肅然公沒
已二紀而世道百變國勢虞危人物尤渺然龍亡虎
逝之痛逾久而逾深使文子觀乎九原捨公誰歸噫
顧見識蒙陋不足以闡發德懿而謹就家狀撮其言
行謨猷之大者庸告之太常

行狀一

祖考右議政府君家狀

代仲父作

先府君諱翮字仲羽惟我李氏系出牛峰縣始祖諱
公靖高麗侍中三州伯有文武才史載其蹟厥後世
襲圭組平章事諱子儀國子典酒諱蒔典客判書諱

得丘最顯由判書而再傳至觀察使諱吉培始入本朝以循良著名生諱圻司憲府監察寔生諱承健戶曹參判并魁進賢試文庭試文辭擅一世嘗在玉堂論宮禁事燕山甲子被泉壤禍後 贈禮曹判書生諱諶掌隸院司議 贈吏曹參判即府君高祖考也會祖考諱之信弘文館副提學守直道忤權奸坎珂以沒世 贈吏曹判書祖考諱劼 贈議政府左贊成考諱有謙 仁祖反正舉林下學行之士起布衣拜邑宰後以治理第一被褒擢卒官戶曹參議質行醇德爲士林楷範 贈議政府領議政妣坡平尹氏

處士弘裕之女參判仁涵之孫婦德純備 贈貞敬夫人參議公有五丈夫子府君於倫序居第四而司憲府大司憲翔吏曹判書翊即其仲若季并顯於一時自副學以下推恩皆以府君貴也府君以 天啓丙寅三月三日辰時生于新寧縣衙臨媿參議公夢有異人抱小兒授之曰是不特大公門將爲國家蓋臣寤而得府君狀貌粹異肖夢中所見幼重遲不戲儼若成人甫六歲從參議公之咸興府偶傷額角召醫鍼治血被面而不少瞬見者嗟異之金尙書起宗時爲按使輒許以遠大器丙丁虜亂參議公避兵江

都甲津失守虜四出搶掠闔家遇賊於吉祥山下參
議公執手命府君曰乃父乃兄命在今日以汝材器
必無老死胡貊理宗祀之托在汝慎勿自輕也府君
時十二歲矣虜遂並騎先行尹夫人自投烈火伯氏
都正公翽仲氏 贈持平公翽爭翼蔽之都正公中
矢絕而甦持平公及其室吳氏都正夫人金氏皆死
之參議公罵賊不撓虜見闔門殉節不忍重害公乃
舍去虜疾驅北還我人被獲者少後輒劔斃之府君
走及戎馬日百餘里卒免顛踣殆若有陰相之者道
遇大樹必白而書曰某之子某某日過此冀或有以

傳信焉及至藩中寓于一胡家主嫗善遇之曰此貴
人也府君常從人間山川道里意欲奪騎馳還顧以
非萬全計不果居數月我使至路由藩河戰場府君
先期往候天陰雨鬼哭四起府君凝立如植自夕達
曙上价懷恩君嘗於山寺見府君讀書甚奇之至是
府君自言名姓執鞚哀訴懷恩憐其情使人約買胡
始刀蹬甚高府君涕泣言家存亡不可知尚何歸陽
若不肯去者胡反勸解之猶恐不售是時士大夫子
弟多陷虜中主家或遣人重購而不能得府君以童
藐之年獨能出機周旋全其身以歸人皆驚異之持

平公臨訣手書譜系授之府君藏諸懷中比還終不遺失其慎密如此由是府君未成卅而名聞一世矣及長僑寓南土屢魁鄉解文譽益蔚然戊子中進士庚寅游太學與金公壽恒朴公世采上疏論嶺儒柳稷醜誣先正不可以上命解罰嚴旨屢降遂空館而退已而開釋勸入乙未四月上御春塘臺試士府君爲舉業不閑詞賦率意投券蔡大提學裕後讀之歎曰此才子手也擢丙科第二名參議公時以五衛將入侍上臨拆號屢顧宿衛之列及唱名乃府君也一時榮之未幾丁尹夫人憂服闋拜世子

侍講院說書旋入藝文館爲檢閱金公壽興當史薦遲徊久之待府君始舉而代府君蚤負公輔之望嘗入避右僚院吏目之曰彼狹室中有相國大爺云戊戌序遷待教與奉教李溟翼揀新進溟翼嶺人欲汲引其黨府君不許溟翼恚恨侵詆甚力府君亦疏辨之大司諫洪公重普論劾溟翼上命并罷府君尋收叙己亥由奉教陞成均館典籍轉司憲府監察兵曹佐郎冬乞養爲通津縣監庚子例兼春秋館記事官縣有蟹梁屬壽進宮宮奴又冒占其二一境困於侵漁府君囚宮奴而杖之馳報戶曹有宮奴作弊甚

於昏朝之語憲府請罷蟹梁屢啓乃允 上以府君欲得名士流不禁權盧兩人而獨罪宮奴不公 命罷職政院繳奏不省大司諫李公慶億校理李公敏迪入對力爭始收還同春宋先生白 上曰李某素有重望他日可大用且得名士流之教恐累 聖德上改下四字而府君猶惶恐引疾罷府君在官僅一歲待民怨而束吏嚴治化大著既歸士民立石追思云辛丑夏始叙除兵曹佐郎移司憲府持平上疏言事略曰旱災連仍八方飢荒淪喪之禍迫在朝夕此殿下側身修省汲汲轉移之日而政令舉措未見大

異於平日廟堂籌畫只在於區區裁減臣實慨然噫奢侈之害甚於天災匱生於侈侈生於無度近日閭巷之間侈汰成風第宅之宏麗服食之華美無有限節其他器用輿馬常以不若人爲恥互相歌艷上下無章古語云一人知儉一家富王者知儉天下富此理勢之必然也仄聞市上綾段盡歸後宮之裝束尙方制作皆是內庭之細玩親經 御覽日益新巧至於取入雨具以覆鑄金之所或者有一於此則 殿下雖外示畏天矜民之意臨下有赫至愚而神者其可以孚格而信服哉誠願 殿下惕然警勵不爲私

慾所牽不爲細物所役如浮靡玩好之具一切埽却
然後躬行節儉如漢衛之弋綈大布化自身先教由
內行首自內司次及各衙門諸宮家折受處悉爲明
查革罷內外冗官亦行澄汰去浮食而補賑資屢下
哀痛之教以謝四方則至誠所孚孰不感動 殿下
臨御以來機務多滯章奏酬答亦不以時氣象規模
殆近於優游懦弱是以輔相無擔當之意諫官有依
違之態以至百司庶僚玩愒是事股肱惰萬事墮何
嘗不由於元首叢脞哉真德秀云惟學可以養此心
惟親近君子可以持此心肆我 先王芻招草野之

賢爲 殿下輔翼調護之具者慮甚遠也嗣服之初
宿德在朝倚毗甚重非常之業指日可待曾未幾何
讒言四至恠鬼百出使 先王同德之兩臣狼狽屏
迹萬事瓦裂羣志解散至于今日朝廷虛無人矣
殿下不欲有爲則已如欲有爲必先勤禮盡誠延致
先王已致之賢與之朝夕左右講明學問咨訪治道
以遂繼志述事之孝以結忠臣義士之心又引龔遂
事陳潭陽差送武臣之失 上批曰忠君憂國之誠
淡用嘉歎可不體念海西兵死於渡遼之役兔山之
戰凡數千人名在軍案徵布及於隣族該曹欲限三

隋書先生集卷四十七
年蕩滌府君請永爲蠲除以示矜恤之意承旨徐必
遠入對語觸大臣特罷其職府君又繳爭之時法網
解紐人不知畏府君申明禁條首毀雞堂國師堂焚
其淫祀之具掌令李東老成給神祀勿禁之帖又劾
罷之都下震慄莫敢違禁有扈衛軍官僭衣被拘大
臣移牒解釋府君重杖而遣之左相沈之源以見輕
自引且論通關郎廳之失體府君引避見遞大司諫
朴公長遠獻納南公九萬劄論李某申嚴法禁遇事
敢爲都民懲戢頗有令行之效乃以文移間少失遞
去竊恐臺閣輕而盡職者怠矣憲府仍劾遞府君

者歷兵曹正郎差嶺左京試官掌試以公一道咸服
壬寅兩南大饑遣御史監賑上命廟堂精擇府君
得湖南南公九萬得嶺南府君受命南下溪軫廚
傳之弊馳文嚴敕務從省約至公州供饋過豐府君
責其違令刑廚吏牧使崔文湜恚甚走都下颺言一
反實狀謂府君發怒由於薄具且面訐于相臣鄭維
城維城以文湜言白上下本道查聞卒無絲毫實
相臣引咎必欲實其說廟堂論罷文湜而又重違相
臣意請緘問府君特命勿推府君始上章陳辨
優批令安心勿辭憲府遂劾文湜造言陷人之罪罷

隋書卷四十七
而不叙公議快之府君感激 恩遇單心賑事凡可
以救民者悉聞于朝朝廷重府君言多從之移粟移
民奔走調飢所全活不可勝計湖民至今頌之是歲
春選玉堂參吏曹錄極選也及還拜副修撰自是常
帶三字銜移正言始府君之陞辭也請許公賤自贖
以廣募粟之路 上從之及畢賑廟堂許寺奴而不
許婢只令復其身玉堂陳疏以失信爭之不能得府
君遂引避引朱子論募粟施賞事爲證且曰寧失一
婢而信不可失也寧繩臣以重律而民不可罔也亦
願 聖上毋忘昔日救焚拯溺之急也 上意寤竟

許之還玉堂劄論國制大小動駕三司皆陪從而春
臺出臨時獨闕焉殊非朝夕待從之義請令各一員
入侍永爲恆式時 上候屢違豫不能頻接臣僚府
君嘗請於 臥內引入講官討論經史 上不納臺
諫以宮庄免稅事閱歲爭論始 命廟堂會議限以
五百結旋還寢府君與同僚進劄諫曰日者謁 陵
闕武又三日 出御禁苑此皆勞玉體冒風寒羣下
之所甚慮者而 殿下能力而行之矣獨於溫殿煨
室僂坐聽講有何難事而終莫之行也若使停筵全
出於 違豫則百靈扶衛勿藥有效開筵之日猶可

冀於將來如其不然更復何望此臣等之憂所以尤切於前日也宮庄事只以事理論之折受免稅利於公乎利於私乎衆人之心皆欲自厚自封而特畏國法不敢耳今 殿下爲二三宮家自壞其法雖舉國言之而亦不恤焉凡朝臣之欲爲妻妾子女之奉者營利行私唯力是視而無所忌憚矣 殿下將何法而禁之哉唐中宗至無道之君也安樂公主請昆明池則以爲百姓蒲魚所資而不許今則內而溝渠之微外而江海之大郊野之曠山嶽之高舉皆割裂而封略之 殿下之所守 祖宗疆土其餘幾何民失

其利無以爲生則弱者填壑壯者爲寇國之土崩可翹足而待也 殿下爲宮家必欲無國而後已旣無此國則宮家亦安得有此富乎 御批獎諭旋以守禦從事官點兵于東峽號令指揮動合軍機諸老師咸曰書生知兵乃能如此癸卯自修撰遷吏曹佐郎洪公命夏爲銓長申郎官久任之規府君去私恢公激揚清濁士論賴以益張半年而始遞歷兵曹正郎爲修撰副校理判書公同時在館或對直一世以爲榮又自銓郎移修撰兼南學教授冬丁參議公憂卒喪還吏曹陞正郎兼校書校理屢擬東壁輒斬點陞

隋書卷四十一
司藝旋移應教入對講唐史至太宗誨太子事陳戒甚切且曰臣於先朝簪筆入侍先王教宋時烈曰世子生長深宮不知民間疾苦陵幸時欲令隨駕見稼穡艱難之狀矣適講此篇不覺感泣上爲之動容李公敏叙言事被譴府君言敏叙有敢言之風宜賜寬假府君久在經幄隨事獻替裨益弘多承命敦匠於厚陵修改之役經司成司僕正轉輔德丁未爲執義兼輔德時虜以不歸逃迴人有嘖言將罪國相相臣不自當相積奉使歸過于上有罰鎰之辱府君奮然曰主辱臣死可無言乎遂與獻

納金澄等七人合辭啓曰徵金之罰實是前古所無奉使之臣竭力爭卞不以累於吾君可也許積等只知大臣免罪之爲幸不知君父受罰之爲痛張皇馳啓歸功譯輩此果何義哉毋論勢之難易事之成否移臣子之罪歸君父之身而終無一言而歸名分之乖舛義理之傷損亦復如何且天下之事真無所不有安知今日不爭之漸爲異時無窮之慮乎自有此事舉國憤惋亦可見天理人心之所同然此而不罪國體不尊請罷三使臣職且論查問時不當之失請遞領相鄭太和左相洪命夏上震怒并

命極邊遠竄直聲振一時時號八諫臣判書公獨直
喉司以親嫌不敢繳還 嚴教趣傳旨而不肯入特
罷之判書公曉自禁中歸府君猶未起公急呼之曰
嚴程在前此豈堅臥時耶府君笑曰雖死尙且從容
况此行豈死人哉酣寢達朝三司交章且入對力爭
俱不省府君得甲山甲北塞荒絕之地風土非人所
居而府君處之迢然惟杜門觀書史而已因洪公命
夏言有量移之 命尋因旱審理遂放還大司憲李
公慶億大司諫李公泰淵玉堂金公萬重相繼請牽
復逾年而始叙除文宣傳移副校理輔德己酉春擢

廣州府尹廣本民殘役重重以饑荒府君至則奏蠲
已丑以前積逋累萬石民情胥悅未匝月拜忠清道
觀察使時有經界之政閔公維重實管其事府君代
之一遵成規務以寬徭厚民爲主 三殿幸溫泉府
君隨便接應供億畢備而一路按堵 上引見府君
於行殿咨以弊瘼府君採民情一一條奏滌逋欠理
冤鬱又訪節行之士請加旌褒 上皆開納庚戌坐
微眚罷尋叙拜承政院同副承旨序陞右副遞拜戶
曹參議復還喉司辛亥授慶尙道觀察使先是參議
公守大丘府暇日率邑子講家禮近思錄絃誦之化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一
久而不衰府君至衆心益傾嚮爲政先教化而後威刑德聲藹然四被尤長於剗煩事至沛然案無停牘爬搔弊垢宿瘼爲之一洗時國內大饑嶺爲甚民走死且盡府君夙夜憂焦忘寢與食首發俸餘及營穀之布列邑者且請兩湖賦米度支稅鹽于朝次第支撥竭力調賑時以單騶周視道有飢者輒感焉如傷民感其至誠若赤子之仰哺病者蘇流者還又具田器給種子使之歸農一道晏如殆忘其爲凶歲也同春先生以書賀曰近聞嶺民稱左右必曰德方伯何以得此於至愚而神者耶所謂喜而不寐者非虛語

也府君積瘁成疾且傷於水土上疏乞骸不許又別諭敦勉已而疾甚相臣屢爲之陳請癸丑春始遞府君在官二年節用度罷工作比歸庾廩之實視初至倍蕤行李蕭然惟琴書數擔而已髻白擁車涕泣不能去曰微我公吾其填壑矣列邑多追思碑又或立祠繪像尤齋宋先生書其額曰尙德云拜大司諫病不赴 召無何復有是 命都承旨鄭楹人望素輕判義禁趙珩以 中批除徒善不堪任刑曹判書閔熙曾守江都多貪縱不法人皆唾鄙府君并論之請遞或請罷 上怒責以黨同伐異府君引避曰竊

見朝廷之上公議不張名器多濫一番糾劾意在激揚而 殿下大加聲色不少假貸噫胡越同舟猶以共濟爲心則此時何時乃敢角黨排擊不念寅協之義乎朝廷四方之表未有朝廷不正而其國治者也近觀 殿下所用非軟熟則濫滑受耳目之寄者何可緘口不言同歸泄泄乎論一細事尚如此有大於此誰肯爲 殿下言哉臣恐言路杜絕自今日始也上批極嚴多有臣子不敢聞者復 教于政院曰今日引避緩緩豈憤恚之極放恣之意耶問于臺官以啓府君對曰君臣猶父子未有父怒而子不驚惶之

理臣雖無狀豈敢有一毫憤恚之心乎 上又於筵中下教曰李某在嶺營託病圖遞來據要地擅弄朝權昔者之疾何若是過已也玉堂請出仕 上批曰立論不公處事慢忽遞差政院繳爭右相金公壽恆上劄諫皆不納府君退居鄉里居數月金公萬重劾相積 上震怒欲下吏詰指喉已而 下教曰向者李某之劾諸臣實爲此事根柢并遠竄諸臣爲府君明其無他止 命削黜玉堂劄救兩司亦請收還歷歲而卒不得請先是麟坪公子屢使燕西民多怨苦之府君嘗在史局直書之曰一經其行如逢兩勅洗

草時語洩楨柙等大衛之謀所以中傷府君在臺省
謇謇自持 上意一時士論多出府君意指是以動
被 譴責不能安於朝蓋亦有左腹之入云乙卯夏
始釋門黜未幾以嶺營糶糴事冒於文網編配楊根
老峰閔公鼎重走書以唁曰曾聞嶺人稱兄爲生佛
今反以此坐謫豈佛道非耶語雖善謔而亦可見公
誦矣翌年蒙宥又一歲而叙自甲寅以來時勢大變
羣凶執命忠賢迸逐府君杜門守正惟以耕稼自適
凶黨以府君曾經嶺藩欲困之於下邑遂除仁同府
使戊午之任李袁等又以不過辭臺諫請推窘辱備

至而府君殊不以爲意府君恩信素孚於一道及至
闔境愛戴不勞而治時李元楨當朝用事威勢赫然
元楨漆谷人與其子大司諫聃命受暇南歸列邑趨
風獻媚若不及元楨父子遞乘郵傳所至倚勢豪橫
至本府府君獨不迎接但草草供饋元楨忿恚還朝
卽自訴於筵席府君遂被逮及納供備陳元楨驕恣
蔑法狀凶徒欲庇覆而不能得罷元楨父子職府君
竟坐奪告身而羣奸由是益側目己未有江都凶書
之變禍網彌天尤齋先生柎棘絕島兩司方論以極
律仍以黨與請竄府君及判書公及閔公鼎重閔公

維重李公選五人累啓而不許權大載入對力爭其言實同上變相積及閔熙繼而申請以去就要君上始從之府君得明川判書公得陽德大憲公亦以黨禍先已謫寧海矣府君聞命卽行時大熱朝暮馳不息馬顛僕痛間關殆萬狀旣赴謫默坐看書不出戶外北人慕德者多請業焉十月朔大雷震以雨越二日亦如之上大警懼卽命釋府君及同時竄逐諸公凶黨合辭沮尼至庚申三月十七日始停論時逆柁等謀不軌伏誅凶黨竄殛朝著肅清府君自北還未抵京師有叙命拜全羅道觀察使俄而擢江

華府畱守大憲公判書公亦宥還次第晉用善類交忭江都國之晉陽戎政疎虞且累經匪人財竭而民困府君始至布以寬恩首請蕩減逋欠萬餘石移軍餉之在圻邑刷束伍之流他道者以重戎備又請別遣御史試才以激勸之不數月而羣情翕然九月以大司憲召旋命仍任從民願也冬擢授刑曹判書府君積年罪廢一朝荐被寵簡益感勵圖報滯訟久囚裁決如流斤斤守法請託不能行差社稷署提調辛酉夏拜兵曹判書上疏辭上批司馬之任實合卿才何用過辭自萬科以來武弁羣聚都下紛競

日益甚府君虛心延攬和顏接遇又隨才調用振拔淹滯咸得其歡心有以汰兵之說進者上詢諸臣或請減禁旅府君言其精鍊成才不可一朝棄之議遂寢府君仍請取濟州山馬三百匹以給禁旅又以兩西諸屯陞邊將以廣仕路仁顯王后正位壺極府君與領相金公壽恆承命納采仍奉備物典冊禮成錫馬大旱上引諸臣咨修省之策府君力陳應天以實不以文之義言甚切實上嘉納差賑恤廳提調兼知春秋經筵尋患腰痛遣御醫診視十二月移拜吏曹判書秉心以公掄選克慎時朝論有橫

析之漸府君至誠調娛用捨一循公議士流咸歸心焉再過大政輒加由壬戌秋始勉許自王曹判書再除大司憲上欲量移李袞洪宇遠府君言自古治小人不嚴以致貽禍國家兩人罪至重不可以年老而輕赦尋以微嫌遞兼知義禁都摠府都摠管差內醫院備邊司提調癸亥拜大司憲坐推緘免不數日復授差濟用提調復拜吏曹判書時荐飢國用匱竭李公端夏建議欲取各司用度而根括之省浮費而定恆規未及就而李公遭人言屏退上疏言李某力量才識足以辦此如蒙聖上委任而責成臣雖退

歸反勝於身當其任矣蓋府君盡心荒政久爲上下所信故其言如此已而正言朴泰維以微事侵詆府君乞解賑任事竟不行識者恨之府君在銓地久朝象日益乖睽浮薄之輩或隨事吹洗府君不自安懇辭不已上亦不欲強迫許之除禮曹判書李相國尙眞白都正公節行上命加資仍顧府君曰卿兄之事予實感歎府君感泣移議政府右參贊十月上患痘疹府君直宿藥院及康復上以諸臣有憂遑奔走之勞錫賚特厚府君亦進階正憲且有田土臧獲之賜甲子出爲廣州留守朝廷以南漢爲國

家保障欲重其權陞居留兼守禦使府君嘗有遺惠及至益殫心牧禦蠲煩役修廢堞繕戎器所以爲陰雨備者靡不用極七月遭長子喪府君素鍾愛哀過成疾上疏請越境臨壙以洩至情許之未幾以疾遞歷右參贊大司憲差觀象監提調府君屢長銓衡判書公又代之適當士論分裂之會論議波蕩是非難平睚眦之地怨憾蝟集尹世喜以正言構劾判書公語甚慘刻及引避有兄弟迭居銓地之語大司諫任相元附其論至日以政在一家府君震怖請謹上溫批慰諭乙丑退居郊廬有知中樞大司憲之除皆

不應 命又拜大司憲左相閔公鼎重開釋於筵中
請加敦召 上別諭曰李某兄弟因一年少恠妄之
論淡自引咎經年退在朝家既洞燭心事時事孔艱
豈宜恣視亟遵前旨從速上來府君黽勉赴朝學儒
通文攻尹拯背師之罪四館右拯者施儒罰大司諫
宋奎濂論救之掌令洪受疇劾奎濂府君立異見遞
拜刑曹判書兼同知經筵春秋差活人署提調又差
太僕提調府君以金相國壽興居首席法雖無避而
有姻婭膺仕之嫌力辭而遞先是府君之在銓也同
僚乘府君式暇差瓦署提調府君以有假手之嫌固

辭其辭受之不苟如此由漢城府判尹移大司憲
上因早求言府君上封事其論民弊則曰自庚辛饑
饉之後溝壑餘喘枵然無樂生之心而 朝命多失
信之時守宰昧撫摩之方橫斂無藝苛政轉急民不
堪命流離四出今宜靜而無擾緩而無急雖良法美
制之必可行者姑且擔閣惟以保養寧息爲第一急
務頻遣廉問申嚴賊律則赤子有允殖之望矣其論
黨禍則曰論議潰裂標榜轉起微細之事轉成疑阻
是非相蒙風波屢作視國事若秦瘠惜乎先進之輩
不能鎮靜於論議方生之日年少之人惟知馳逐於

隋書先生集卷四十一
名利之場反復沉痾自不覺流害之至此 殿下苟
虛心而處之正己而率之都忘彼此之異只明是非
之分所言是則不可先疑其黨同所言非則不可先
疑其伐異常操至公無私之心克恢無偏無黨之德
則羣下雖無狀豈敢執私見護偏黨以違平明之理
哉其論官方則曰朝家不能素養人才專以科目取
人科曰中人未必盡賢而待之以不器此政理訛謬
之本也年少士子不務窮經致用之實先萌媒榮取
爵之志得沾寸祿自以爲足虐民肥己往往有之爲
政官者拘於政規循序調遷容易一筆之除必貽一

邑之災至於遐方武士傾家破產畱滯京輦不調者
十八九而高階美職先歸白徒若欲改絃易轍盡洗
舊習則惟在 殿下先去私意恢張公道漢詔有司
抑紛競而拔淹滯凡諸由邪逕而媒進者一切澄汰
則人才無沉屈之歎矣其論刑賞則曰守令之別備
穀物者例授資級所謂別備非鬼輸而神辦巧作名
色頭會箕歛以爲取贏私用之計畢賑則虛張斛數
以要恩典至如軍門將校市井無賴之輩或以瑣細
之勞濫被顯賞故徒隸之賤舉縮銀黃名器之汗賤
古未嘗有也近來國法不嚴私意橫流竄掇告 廟

隋書先生集卷四十一
之文謀成網打之禍者何等重罪而巧恩於咫尺之地附會經義侵犯東朝者何等大愆而乞憐於章奏之間國家既不能斥絕或墮其眩幻之術中臣恐繼此而起者將無所不至也嗚呼賞僭而不知節刑失而不能正以致刑政之權日趨於危亂無復綱紀截然之勢若不及今盡革濫賞之弊更勘倖免之律且治挾詐熒惑之罪則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未又以正心修身陳戒而尤致意於慎獨御批憂愛誠誨之言切中時病無非至論予甚嘉尙可不服膺秋拜吏曹判書以向日所遭危怖連章懇辭批諭一二

浮薄之輩用意狙擊不足爲公議經年之後引咎太過府君應旨之疏泛論官方淆雜而兩銓紛然引遞故府君嫌於自代控免逾力上不得已許之再授大司憲十月拜兵曹判書丙寅秋引疾遞除知中樞兼知經筵移判尹丁卯遞付西樞還大司憲上久無儲嗣中外竊憂府君於講筵以節慾進戒且請加意於醫藥之節上獎以忠愛府君又進曰自古宗室之賢如漢之河間東平國家賴焉而宗學之法近久廢弛若選近宗中自十二三歲至八九歲聰敏有才者而擇經明行修之士爲宗簿官使之教導殿

降者先生集卷四十一
下亦時時引接而獎勵之以期成就則他日 元良
誕生未必不爲磐石之輔矣 上曰當與大臣商議
府君淡念 宗社語及必流涕至是有所建請人或
危之而府君不少動聞者感歎或比之韓忠獻云兼
知義禁歷知敦寧左參贊移吏曹判書杭以近宗被
幸 中批除惠民提調府君在政席以非古制繳爭
之不納前數月卜相大臣首以府君應命 上累命
加卜相趙公師錫府君素有相望識者皆恨其晚七
月始晉拜議政府右議政時府君已邁疾 上遣太
醫留視府君上疏控辭 御批卿有才有德允合輔

弼之任何用撝謙至此卿之疾病雖出於勞瘁之餘
年齡未暮筋力尚旺神明所扶不日自瘳安心勿辭
臥間論道以副上下之望遣史官諭之 上於加卜
時怒大臣之不中意旨多有未安 教至是臨筵論
前事曰右相以 孝廟朝出身才德俱優此則誠得
其人其餘數臣亦非以爲不合三事也府君三疏有
混被枚卜之語又 批諭當初備忘元非混然指斥
之意此時此任微卿其誰自後敦勉益隆十月始力
疾入謝 上引對慰諭金公萬重坐論趙相師錫遠
竄 天威方震府君引文彥博唐介故事反復開陳

陽春先生集卷四十一
且言萬重有老母宜賜寬貫 上不聽金相國壽恒
時遜于荒府君請敦召 上謁 長陵命府君留都
蓋軫其有疾也府君登對言近日言路閉塞宜培植
敢言之氣又惓惓於慎賞典重官方之義 上嘉納
府君面陳病勢乞解 上曰大臣之道不以筋力奔
走責之時事艱虞卿何可求去戊辰元朝府君以未
參賀班請譴且陳戒曰願 聖上建中建極無致王
道或偏綜覈名實必使賢能在位法天地之至公體
陽春之仁澤使一邦民物咸囿於中和位育之中則
何憂乎災異何患乎朋黨臣一病經年百感交集敢

將芹曝之獻用替嵩華之祝 御批褒以憂愛之誠
切至之論二月 上將幸 寧陵府君上劄諫曰上
年圻甸之農傷於水旱蟲霜沿江一帶被災尤酷村
落蕭然行旅無止宿之所况北使猝至民力已困在
彼不得自由者雖無奈何在我可以轉移者寧可不
念人君動駕於數日之程是莫大舉措沿路供億無
非出於民者日夜追號雞犬不寧其運輸之勞侵擾
之害實非救死不贍者所可堪 聖上雨露之感雖
有所不能已而方春民困政宜議賑之不暇何可從
而擾之以增其愁怨也噫有民而後有國有國而後

有宗社使民安國泰以致億萬年無疆之休者是帝王之達孝一時展省之差遲夫豈妨於義理乎况今癘疫熾發道途無乾淨之地臣之私憂過慮不但在於飢氓奔走之勞也 上批曰滿紙劄陳摠是憂民辭意懇至令人感歎昔漢明帝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悲不能寐即率羣臣上陵今日之事於予心大有所怵惕愴感者予嘗夢謁 孝廟握手歡喜 玉音丁寧温諄恍若平昔覺來涕泗交頤追慕倍切噫求之神道不遠人情至情所在天必矜恕則雖至愚而神之民豈不知此行之萬不獲已也予

志已決卿其安心思量府君言雖不行論者以爲得大臣體兵曹判書李師命被尹世喜疏論出城待罪朝廷久無處分府君劄陳師命重臣也有罪無罪不當置疑信間宜詢公卿明覈虛實仍請先遞其職上從之世喜引避侵詆 上謂府君意在明慎斥世喜以不躓復於府君疏 批慰釋甚至 上幸 陵府君又受 命畱都 車駕還府君強疾問起居疾大作遂請急 上三賜批不允又以 御札宣諭備論時勢岌業之狀責以弘濟有曰卿以元老大臣夙負重望身佩安危義同休戚小子之倚毗朝野之想

陶者先生集卷四十七
望豈曰淺渺而不思所以維持鞏固之計汲汲然捨
予求去決非平日所望於卿者也府君感激涕泣欲
強承 恩命而疾益深不能復起矣劄告 上輒遣
承旨史官傳宣又使掖隸賜酪粥御羞太醫數人相
守藥餌問訊交於道及疾革口號上遺疏曰臣受
國厚恩位至三事福過災生疾病將死區區一念長
在 楓宸目今時勢艱虞百爲渙散惟願 殿下嚴
宮禁杜私逕公視聽抑浮躁進耆舊用賢臣以爲扶
傾回泰之助臣一息未泯終無一言而死則平日欲
報之忱無由自暴矣神昏氣短不勝悲咽涕泣之至

上批曰省卿劄辭誠誨殊切令人不覺感愴予雖不
敏可不畱念而服膺焉竟以五月二日辰時考終于
城西第之正寢春秋六十三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上震悼爲之輟朝遣承旨弔孤又遣禮官致祭賜棺
槨又限三歲不收常廩公卿大夫咸咨嗟相弔以至
輿僮吏隸皆曰賢宰相亡矣有司具儀物以七月三
日葬于龍仁治東泉洞坐丑之原元配羅州朴氏僉
樞 贈吏曹判書濠之女觀察使東說之孫莊淑貞
靜有女士之行宗黨頌其德甲子十一月十五日卒
去其生丁卯五十八歲封貞夫人加 贈貞敬權窆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一
于右崗至是與府君耐焉生三男一女男長晚昌進士有文行蚤世次不肖晚成文科壯元判書以府君命出後持平公次晚堅文科監司爲都正公後女適判書洪受憲繼配慶州朴氏通德郎世英之女承旨弘美之曾孫英秀惠哲治壺有法封貞敬夫人丁酉五月十六日卒享年五十三葬于府君墓右之崗生一女適士人吳履周蚤死晚昌娶驪陽府院君閔維重女一男緯文科重試參判晚成娶領議政金壽興女一男絀進士壯元洗馬女進士金星澤繼娶奉事金滯女一女幼晚堅娶監司尹嘉績女二男綬維四

女長尹汲餘未字洪受憲三男禹齊判官禹諧禹集女李顯崇內外曾玄若而人府君風儀凝重宇量洪淡和粹之氣積中而發外望之知其爲大人君子仁恕忠慤謙恭儉約外寬而內明質厚而才敏口不出忿懣之言身不設傲慢之容不拘拘於繩墨規度而蓋其德性然也童年遭難出入異域卒能周防其身以脫羈危其器度識慮非常人所及殆孟子所謂將降大任必先勞其筋骨者矣弱冠寓扶安就溪山荒僻處啓辟攘剔駕屋而居凡所經紀井井有緒識者已知有經濟之具參議公家法甚嚴府君自幼少謹

陶庵先生集卷四十一
受訓戒未嘗一煩訶責平居侍側怡色婉容務以順
適其意故於諸子中鍾愛特甚參議公嘗守金堤去
扶鄉密邇府君每以圃瓜溪魚進參議公喜之曰官
享豈能及此其居喪易戚兼盡常以祿養未終爲終
身痛得一雉味必爲之臉泣至晚年猶然兄弟友愛
篤至比舍同居日必相會會則語笑湛洽或杖履周
旋於園池庭宇之間夜分乃罷都正公年近八耄事
之如嚴父時其寒煖飢飽若溫公之於伯康待庶母
極厚推以及於庶弟妹撫愛存恤曲有恩意又篤於
宗族振窮濟困如不及故無論疎戚遠近歸之如家

姊子之失怙恃者至移宅而依焉尤謹於奉先之節
以宗家貧甚祭具必取辦於家其助奠也慍僂以致
其誠不以微恙而或廢焉外舅僉樞公性嚴雖素重
府君而或不如意聲色甚厲府君輒怡然受之贅居
十年絕無幾微見色僉樞公每歎曰李郎度量人不
及也參議公師事文元老先生淵源有自府君雖不
搢衣於二宋先生之門而景仰慕悅常以門生自處
先生亦敬重之屈伸榮辱終始與同尤齋之謫蓬山
禍且不測人皆惴惴而府君獨餽問不絕又往拜栴
棘中畱連數日後上之敦勉尤齋也輒命府君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一
凡三往返焉蓋知其情義之篤也以金尚書起宗有
知遇之感按節過其墓操文以祭懷恩君坐逆獄死
爲直其冤以報德所交遊皆當世聞人而與驪陽閔
公最莫逆有事必相咨至老無甘壞及其沒力疾往
哭退而泣涕竟日曰吾自是蹢躅無意於世矣閨門
之內雍雍如也待家衆有恩有法常戒不肖等曰吾
家以忠厚謹慎相傳母或忝我先德都正公以節孝
見擢都憲公被 召造朝禮遇甚隆判書公又迭代
顯要每朝退軒輅後先賓從填門府君則愀然曰家
世孤寒而吾兄弟名位過盛其無滿溢之懼乎少時

無宅於京中年移建南鄉舊舍不蔽風雨歲久始易
以新材而府君猶不樂曰於吾分亦過矣當飲食必
致謹淡以暴殄爲戒雖非所嗜亦不見厭惡之色童
稚或有嫌其菲惡者必盛責之曰汝輩生於安樂不
知艱苦此驕侈之所由生也每舉其在藩時事以詔
之官位崇高而處身若寒士華靡之服不近於體玩
好之具不畱於家屢典藩府厩無良馬俸給之外絲
毫必謹尺布斗米亦不輕以與人曰此公物也安敢
妄費嘗曰士大夫不耕而恃祿一失其官百事皆苟
故非在朝則退以耕于野或躬治圃畦以爲樂一毫

不以求諸人或有非其饋者卽却之然皆稱心而行不欲爲皎皎名悃悃無華忠實不欺待人接物渾是一團和氣無親疎貴賤一以誠欵見者心悅如有所得洪尚書受憲常曰吾在甥館三十年未嘗一見公憂戚忿厲之容云故舊沉滯者舉之有患難則救之死則又卹其後事不以存沒而貳其心後進及門者獎勵誘掖眷眷不已其爲通津也民有至親相訟府君諭以天倫之情反復懇惻其人感泣謝罪不復相爭及遞歸餉以魚蟹庶族有兄弟相鬪而不相見者府君涕泣曉之乃復如初其德化之感人如此自在

韋布人以公輔期之蚤登明廷砥礪名節一時士流咸倚以爲重出入言議朴直自守前後所論無非匡君德扶士林樹倫常振法網之事雖屢遭顛沛而不知悔出試外服輒以才猷顯淡仁厚澤浹于一方朝廷知其能駸駸大用而時勢遽大變矣退屏鄉里囂囂若將終身流離竄逐備嘗困厄而不動吾一髮及夫邦化更新羣彥彙征不踰歲而致身八座至有忠盡可屬大事之教蓋府君謹直之節通敏之才有以受 聖上特達之知矣府君感激殊遇遂以盡瘁爲期位望愈隆績用采著民且望其朝夕入相而晚

附錄先生集卷四十一
獲登庸府君疾已甚而國勢時象亦不可爲矣豈非
天耶其當官也律已以簡御下以寬遇事恢刃無所
愆愆設施措畫周詳縝密常以澤物利人爲心而行
之出於至誠故德惠所孚人皆感服在嶺民尤有沒
世之思自後遇饑歲方伯出巡則輒擁路號曰願如
辛亥李按使云平生未嘗妄殺一人雖罪應死者必
求其可生之端凡有冤獄多所平反人以爲有陰德
素不喜榮利有難進易退之操視世之翕翕馳逐者
若將浼焉累任權要而商譯之徒不迹於門常時退
然若無能而義之所在確然執守雖賁育莫能奪聞

人有一善喜而稱道之或言人過惡恆若不聞也然
而當官糾劾則惟視事之是非雖知舊不少貸壬戌
以後士論分析府君累典銓柄不激不隨而至於陰
陽淑慝之別處之甚嚴及時勢嬗變有羸豕踣躅之
漸則舉世瞻顧或請釋奸黨以爲日後圖獨府君卓
然不撓前後爭論甚力雖積被怨嫉而不顧也每聞
時政闕失歎咤終日晚年艱虞日淡獻款不自勝愛
君之念一飯不忘常曰頂踵皆上恩吾何以報也
寢疾且數月無一語及家惟諄諄說國事半藁忠言
激切悲惋尤致意於嚴宮禁杜私逕之戒未幾羣凶

圖廢 母后彝倫絕而 宗社幾危府君之至死倦
倦爲世道深慮者不幸而果驗矣至於宗學之請人
所難言而府君獨能言之蓋以 宗國之憂爲憂而
利害禍福一置之身外矣已巳李玄紀白 上曰李
某之請選宗英蓋與宋時烈不賀元子同一機關
上不答向非日月之明闔門幾不免矣使府君在世
其禍又可勝道哉壬人巧譖之狀有不忍正視而府
君危忠血忱由是而益暴於後世矣高陽陶井里有
副學公別墅遺址府君作亭於其西麓與判書公亭
舍相望扁以逸休仍爲之號蓋取金慕齋兄弟恩逸

恩休故事也於外物泊然無所好惟愛琴鶴圖書以
自娛哀集古人耕漁樵牧之詩名曰閒中歌詠每於
靜夕朗吟陶令歸來辭三復致意嘗得古畫推幽風
遺意作十二月圖以記我東農作之功文谷金相公
白 上取入以備觀省焉文才甚高聰明又絕人少
時讀誦終身不忘嘗出入場屋人目之曰此行祕書
也長於詩律遇興陶寫往往有唐人韻格洪都尉柱
元慶席嘗作詩文谷諸公皆嗟歎推遜其餘諸作或
膾炙于世駢儷又精鍊典雅而府君不欲以小技自
名酷好佳山水屢遊楓岳俗離諸山欲誅茅嶺東而

降者先生集卷四十一
有志未就常以爲恨嗚呼府君仁厚之資孝友之行
謙慎之德蓋已得之於天而修之於家忠愛之誠謙
朴之操經濟之才又皆發於言語而見諸政事是以
立朝三十四年謨猷事業具有本末直氣振於臺省
惠澤被於黎氓憂國忘身敦確一節凜乎有古大臣
風 聖主許以蓋臣朝野號爲完人雖其天不假年
志業未究而屍諫之忠炳炳如昨百載之下亦或有
想像感涕者矣府君沒未周歲而士禍作大憲公瘐
終獄中判書公沒於鵬舍後六載天日重明冤枉畢
伸世道翻覆靡所不有而府君皆不能知矣不肖等

蒙陋無識相踵而登于朝過被榮渥獲逭大戾豈非
府君積德餘休以庇燾於無窮也哉嗚呼府君之棄
諸孤殆將三紀于茲不肖等每擬纂次遺事以託當
世立言君子以爲發揮闡揚之圖而顧以晚生謏聞
多所闕漏因循淹延迄至于今使懿德美行浸遠浸
微是則不孝之罪也仍念府君平日常病世之華而
少實者又何敢過爲浮衍之辭重自陷於誣先之鑿
乎茲敢收輯耳目之所及以徼一言之惠伏惟執事
垂仁而採擇焉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八目錄

行狀

縣監五恨朴公成 乾行狀

掌令尹公趙行狀

觀察使申公翊 亮行狀

參奉德菴沈公梯行狀

左承旨朴公致 道行狀

郡守尹公挺 卿行狀

右議政二憂趙公泰 采行狀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八

行狀二

縣監五恨朴公行狀

先生諱成乾字陽宗五恨其號也咸陽之朴肇自高麗禮部尚書善奕世貴顯高祖之彬朝清大夫尉衛致仕曾祖季元未冠文科官至郡守 贈判書祖思敬武科郡事考彥萬戶蚤世先生資性修潔卓犖不羣家于靈巖之鳩林鳩林爲湖海勝處有水竹陂園之趣先生居而樂之作閒竹亭日哦其間若將終身晚升上庠遂中 成化壬辰文科錦城教授春秋館



隱者先生集卷四十八
記事官昭格署令長水縣監其歷官終始也居家行
義篤至動循榘度鄉黨以爲則尤喜誘掖後進及爲
教授文風彬彬丕變嘗作錦城曲六章被之絃管錦
人至今傳之在長水一以儒雅爲政四境大治而先
生雅志邱壑不肯隨俗俯仰幅巾南還杖屨蕭然左
圖右書嘯傲一室其於富貴利達視之若浮雲徜徉
自娛年七十以終蓋其生在 永樂中卒於 成化
末而莫詳其年月也所著詩文逸於兵燹獨三絕句
傳焉其一曰東臥竹亭西泛舟南溪濯足北園遊平
生浩蕩不羈志南北東西任去留再思李公龜爲胤

子孤狂公作亭記而盛稱先生此詩以爲豪邁絕俗
之氣與浴沂者同卽此而猶可想見其爲人矣孤狂
公諱權剛直端方見重一時燕山時以正言上疏極
諫謫吉州尋南遷 中廟反正赦還田里未及進用
而卒 贈司諫院大司諫見甲子名賢錄君子謂五
恨清操固難及而以孤狂爲子爲尤難也先生沒後
二百餘年辛酉鄉人立祠于月出之西以祠先生父
子越三載以先生孫生員奎精有至行又躋配焉農
巖金公昌協嘗著先生三世行錄而後孫淳愚以其
中有一二脫漏復屬緯爲狀竊惟湖南古稱多奇偉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八
豪雋之士一朴氏之門而得先生已重矣子若孫又何其多賢也雖其言行標致邈不可詳而先輩記述咸可考信高風直節足以聳動後人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是之謂歟遂敢撰次如右以俟立言君子之財擇若其雲仍之盛茲不悉錄云

掌令尹公行狀

公諱趙字汝直尹出坡平上祖曰高麗太師莘達其後世有聞人至吏曹郎處亨謫綾城子孫仍爲湖南人高祖默直長曾祖殷卿祖滌皆參奉考時衡主簿妣光州金氏進士亨秘之女公以嘉靖甲子七月

一日生甫六七歲已能知事親之方得一美味必忘其口而進之聰穎絕人過目成誦三日盡少微史一帙嘗手卷而行誤入溪林有虎當前猶耽玩自如其嗜書如此擢己丑增廣及第隸槐院爲僊省覲得參禮察訪遇壬辰之難監司李洸擁衆逗畱爲烏窰計公見洸按劍言曰國危如此公爲一道元帥乃欲以賊遺君耶洸色戰久之曰軍無食奈何公曰吾請自當一馬馳去轉輸立辦洸不得已進兵尋敗歸體察使完平李公元翼奉世子南下奏署幕府且言公才學宜盛玉堂會有急報當牒聞呼公使書辭語繁委

隋書先生集卷四十八
一聽僂領會頃刻盡十紙無一字錯完平執手歎曰
此奇才也甲午爲茂朱縣監從權元帥慄進戰于幸
州大捷丁酉巡察使黃公慎又以檄召公參軍事公
家在務安父母俱陷賊公亟歸葬廬于墓側晝夜哀
號行路爲之出涕壬寅爲兵曹正郎翼年通判公州
州新經兵燹公私赤立公至則以撫摩爲先流戶歸
而荒野闢又朔大同法稅省十之七民大蘇事聞有
褒錫間拜江原都事入爲司憲府掌令朝議以康津
弊甚特選公授之擊臣承宗按道以私事干公公仇
厲不苟循知承宗怒即日棄歸民遮道願畱承宗還

爲之摧謝而不能得由是大銜之後由鏡城判官移
龜城府有傍邑子在臺挾舊憾劾之南土章甫交章
伸枉光海撫軍時已聞公志節命反坐言者朴燁爲
北兵使恣行威虐人畏之如虎公以評事面斥其僭
汰拔劔擊坐榻折其足燁少挫北人至今傳道其事
公素剛直與世寡合浮沉州縣間未嘗一日安於朝
間除弘文館校理不就見時艱日棘意悒悒不樂退
臥洪州田舍又移寓坡山自號夢坡日以詩酒爲娛
先是益山人蘇鳴國險無行見擯鄉里走藏爾瞻
承宗之門倚勢作威南士多被陰中及公再爲掌令

隋書先生集卷四十八
濟友謂公善搏擊皆勸之起公亦慨然欲爲士類除
害遂於赴 召之日即發吏捕鳴國得於爾瞻家數
以十大惡將殺之聞者震栗會公受暇南下二凶嗾
鳴國從獄中上變言平陵君申景禧云塞門洞有王
氣而尹某與知之遂成大獄承宗爲判金吾極意鍛
鍊名流多株連綾昌公子謫死公則死於桁楊之下
時乙卯九月二日也蓋塞門洞卽 章陵舊第而公
之婦家於 仁獻后爲至親羣凶耿耿有禍心而以
公嚼舌無亂言遂已嗚呼此天也論者謂公一死爲
聖祖塞禍雖謂之功存 宗社亦未爲過也癸亥反

正首雪綾昌之冤公亦復官卽 命贈爵且錄用子
孫而寢不行 肅宗辛酉其孫憲上章自陳相臣閔
公鼎重又爲之言始 贈承政院都承旨公凡再娶
文化柳氏同知麟趾女平山申氏節度使砧女四男
三女之聖之商之重之殷婿曰參奉辛喜永李俊金
世柱之聖柳氏出也生宰案寶憲之商生賓寅宏寔
憲之重生寬之殷生審實定公爲人巍偉慷慨有大
節一時名賢如浦渚趙公翼八松尹公煌爲莫逆交
長於爲文月沙李公廷龜嘗讀公詩至去國只三日
懷君猶十年之句歎其忠愛又尙義氣散財急困如

不及當饑歲路丐望門如歸全活甚多羣盜甚義之
相戒不敢犯公家云公葬于本縣陽洞曾孫甲民既
樹碣又請余狀德之文謹就家乘所載序次如右以
俟後之立言君子

觀察使申公行狀

公諱翊亮字君輔號象峰申氏出平山上祖壯節公
崇謙麗氏忠臣有西湖散人曉我 太宗朝以正言
不仕後三世至瑛參贊諡夷簡己卯名賢是生承緒
開城都事光緒 永崇殿參奉公之考諱鑑都事公
之子而出後季父官刑曹參判其伯曰欽是爲象村

文貞相公尤菴嘗爲公銘曰公輔之望實與文貞公
難兄難弟云參判公娶平壤趙氏都承旨仁後女
萬曆庚寅生公生而岐嶷能言僂識字嘗夜從羣兒
遊見鬼火明滅叢薄間已而逼人羣兒驚走公獨嬉
戲自若參判公遊宦四方公九歲從焉時兵戈搶攘
而儼然危坐讀書觀者異之居二年參判公以評事
至龜城病疽公涕泣迎醫以至飲食僂旋之節皆默
識之左右調護疾遂已及參判公丁憂公弱冠幹蠱
供筵饋接賓客內外家累幾數百而咸得其歡文貞
公歎曰此兒之職吾亦難能壬子進士是後光海日

隋書先生集卷四十八
昏亂公廢舉業耕于原州江上讀書十年淹穿百家
仁祖反正除義禁府都事不仕時文貞公秉勻清議
出其門公又夙負公輔望而能退然自守不與人交
遊除翊衛司侍直陞衛率丁卯亂扈東宮至全州
既而爲居昌縣監政理訟平最于一道錫表裏辛未
參判公卒病時割股居喪廬墓終三年由工曹佐郎
監泰仁縣縣素號煩劇公談笑剖決終日觀書乙亥
擢文科翼年虜蠻作清陰文正先生薦公通達世務
超授晉州牧使丁丑特拜本道觀察使言者論驟陞
遞夏又授湖西節時兵禍未戢朝議急賢方駸駸大

用而公痛國家羞辱無當世意固辭遞寓山陰溪谷
中清陰桐溪二先生自南漢大歸于南公每一馬過
從相與捥腕流涕除清州牧使尋解歸公弟翊隆弟
之子曼亦高士同居忠州之木溪又喜清州晴川山
水移居焉是後屢除承旨及戶禮曹參議外則義驪
海三州皆不起惟一謝承旨一赴全州府爲承旨時
聞虜使至移疾亟歸自全州僦居沃川又懷仁江上
甲申聞皇都三月陷與弟姪相持慟哭嘗自誦曰
易云天地閉賢人隱此豈君子出而仕之時耶又拜
承旨密陽府使不就拜兵曹參議一謝歸安城村舍

丁亥又除承旨南原府使不赴朝廷斥補德源府府
在鐵嶺外公強赴官未久陋俗幾變己丑投紱歸吏
民號哭送之五月 仁祖上賓公入臨清陰諸賢方
赴朝新化清明朝野傾翹諸公爭欲畱公公不肯久
之凶徒密通虜欲禍士林北使六七壓境諸賢奔迸
始服公見幾庚寅復除承旨不起五月十一日卒于
春川之三內村年六十一公器度魁梧沉淡寡言笑
平居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而在親側則柔若無骨服
勤惟謹早失恃語及必涕泣骨肉疾病死生各盡其
情人或况之庾袞冠昏喪祭一從文公家禮每日晨

謁廟退坐正寢讀小學嘉言善行令子弟講論於其
前又令婦女日誦女訓婦初來必手寫小學及國朝
烈女事蹟以與之珍玩奢靡之物悉斥遠之子弟不
敢以褻服見入其門者嚴若治朝自少不邇聲色酒
戶甚寬亦不及亂平生畏名若怯不欲爲崖岸斬絕
之行而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確乎有難奪之操衣取
蔽體食取充腹環堵蕭然不蔽風雨而處之適然凡
世之富貴貧賤榮辱利害不足以動其心惟聞國勢
危棘政令乖錯則憂惋幾廢寢食其論治道不泥於
古不流於俗鑿鑿皆中理而卒不能一施其見於數

隆菴先生集卷四十八
邑者則威惠并行先之以文教嶺人過其碑者往往
流涕與清陰爲莫逆交清陰嘗論當世可爲相者三
人公處其一云公嘗喜吟曹南溟萬古天王峰天鳴
猶不鳴之句擊節歎賞趙滄江涑嘗字公曰與某語
若山岳下壓其氣像可知又明於鑑識一見尤菴先
生於逆旅歎曰此儒宗也然他日士禍其不免乎趙
綱少立節昏朝有時望而公獨言晚節可憂後如其
言夫人李氏掌令軫賓之女三男嵩曇旻繼配高寧
朴氏府使孝誠其考一女適羅星緯側出二男勗邊
進士一女爲生員尹斗晚妻用華觀華鳴華縣監長

房出泰華日華出爲晏後濟華季房出邊子戴華緯
華遇華曾孫曰恕愿慙熹轡志恕進士實尸公祀公
墓在驪州斗屯里某向之原朴夫人耐李夫人墓在
金浦余竊迹公行事而論之公地崇量閎兼有文武
才卿相可立致而乃能脫然自放於荒寂之濱流離
困頓以終其年而無所怨悔豈欲以眇然一身扶得
天地間大經耶其心則清陰桐溪之心而又泯其迹
焉其迹愈奇而心愈苦矣朴久堂長遠其婦姪而忘
年者燕語歎曰吾則老矣與世相違君必遠到將何
以待北虜乎朴公後爲僊使之龍灣念公語爲之出

隋書先生集卷四十八
涕云嗚呼天下冠帶之國惟我東一區而今之士大
夫大率生老死於金珠皮幣之間不復知有含冤忍
痛之義久矣使公坐見其以爲何許人也怒臨死以
公從曾孫愈所爲狀屬余狀德文字余悲其志遂敢
撰次志業之大者如此後有立言者出尙或考徵焉
崇禎再戊申夏三州李緯狀

參奉德菴沈公行狀

公諱梯字德昇其號曰德菴尤菴宋文正先生所命
者也沈氏出青松高麗文林郎洪孚其始祖而有青
城伯德符佐我 太祖開國自是圭組燁爍左參贊

諱光彥於公爲五世是生參奉諱鉉生監察諱宗範
生諱倬當昏朝斥絕賊臣韓纘男婚議爲其所迫逐
寓江上以布衣早卒是生諱之漢文科承旨娶安東
權氏兵曹判書徵曾孫舉四丈夫子公序居其二自
幼端重不待程督能自課學未及弱冠已成巨儒其
遭承旨公喪一遵文公家禮別築書齋與次弟楷恒
處其中饋奠之餘潛心經傳講討不怠旣而楷早沒
公自以同氣間失一畏友爲痛益自刻勵及母夫人
卽世執禮一如前喪公素無仕宦志以母命就公車
自是不復應舉專心爲學州里之間多聞風從遊者

公初拜尤菴先生於萬義寺先生問君年幾何對曰
生於丁丑也先生愀然曰亂後生也仍曰大明時
事知之乎對曰未能也歸後公上書請其時垂問之
意先生答曰愚意以爲生在了丑以前而霑被皇
朝雨露者尤不敢忘皇上之恩也此則爲亂前人
歎也生在了丑以後者未及見皇朝文物威儀當
日因尊丁丑字而於心戚戚不覺其發於言耳公之
平生以尊周攘夷爲第一義者蓋於是有所受矣公
讀書有疑輒以書質問於先生往復或至再三先生
歎其精確及先生之謫長髻也公往候之講論義理

臨別公作詩以呈先生曰纍人不敢和也後追寄以
示眷眷焉公於玄石朴公亦許以道義交屢有往復
承旨公以清白傳家子孫無以爲生分處遠近公自
竹山移寓海州之高山去栗谷先生舊居甚邇時與
學子拜院訖陞講堂讀擊蒙要訣一編又或徜徉於
巖川之間命冠童歌先生九曲歌儼然如或見之公
新寓築室陋甚人笑其拙則輒引外物好時身心先
不好一語以自解及伯氏主簿公卒痛念宗祀無主
奉先世廟主及邱嫂以歸蓋倣栗谷先生遺法也承
旨公嘗取大學衍義崇敬畏及豳風七月周書無逸

周禮荒政邪正數條爲四簇進箴於 孝廟特賜嘉
獎末年著易月卦圖說擬進御而未及公就加研究
又積以歲月著衍會一書且蒐輯詩書周禮諸書中
冲人所當知者欲獻于 肅宗朝以繼承旨公遺志
而不果上公隱居求志不慕榮進而傷時憂國不以
草野而有間嘗以爲賢邪進退國家治亂所係聞朝
廷進用人才必曰某也賢曰某也邪賢則喜形于色
邪則憂歎終夜無非至誠惻怛之所發時有老少分
黨之目公爲之大戚曰西南色目已爲亡國之基而
又有此同室之鬪無限禍機伏於冥冥旣知其如此

而吾敢憇然乎遂上書尤菴曰目今人心橫潰士趨
未定時事紛亂國勢無津先生何不念及於此耶夫
救燎猶可及於始燃而防川尚可爲於始流老少之
論方如始燃始流之勢先生及此時思所以救防之
術少輩雖有詆斥之論恒亦涵容老輩雖有過激之
議益勉調協惡惡而不至於已甚善善而不至於太
偏感伏人心而整頓士林和平時事而鞏固國勢豈
非先生今日之責而一國之所望於先生者乎又與
玄石書曰竊聞尊言語行事必欲自異於尤丈稍分
頭角愚始聞而不以爲疑今則此言轉輾傳播牢不

可破此愚之所以大憂者也又曰昔年黨議之始萌也愚以難於保合爲憂而尊則謂少論當止矣以今觀之愈往愈甚如火益熱如水益涸人心陷溺士氣摧沮使時勢至此者是誰之過耶今此論之張甚未必不由於尊之助其勢也尊之親戚惟老輩是訾尊之朋游惟少輩是與尊必與聞矣尊雖欲自明恐不可戶說也自此以後勿令復有言老少黨事以冀消釋終臻和平幸甚又以書戒尹拯曰老少黨議盛遍一國兄與玄石共當任咎黨禍已萌轉輾否塞忠正潛縮邪慝傍伺不知末梢何以出場兄與尤丈所相

失者只是墓文一欵在兄之道所當不出惡聲淡自悔責以俟百世公議而乃反起一鬧端先自角立使素所不悅者藉兄而並起而攻之任其咎者非兄而誰兄家自八松以來孝友忠信有聞於世而及至今日變起師門挑作禍機以至人不可爲人國不可爲國當世之視者將如何後世之論者亦復如何願兄與子恕及羣從兄弟相勉而回教之子恕拯弟推之字也玄石又方主一番人擇才參用之論公淡以爲不可據理曉之而終不回公復貽書論辨反覆數千言略曰栗谷先生之世黨論始萌邪正未辨先生必

降者先生集卷四十八
欲調劑通融者此至公至仁之意也今則時勢懸殊
攻粟谷者決是小人之徒尊粟谷者多有君子之類
邪正已分善惡自別彼輩之迷君誤國無所不至前
以斥從祀爲時論今以告 宗廟爲時論前以廢
大妃爲奇貨今以辱 慈聖爲奇貨得時得志則必
至戕賢蠹邦失時失志則必欲廢 母易 君其奸
情慝態畢露無餘則何必以此等黨類參錯於西人
之中以貽我東方無窮之禍乎執事嘗見水火同聚
能保其勢乎薰蕕同滄能保其臭乎君子小人同用
而能保其治乎夫善善而同其清惡惡而同其濁者

理固如此西人之中退其劣者斯可矣南人之中進
其優者則其優者又引其類充滿朝廷嚮之許積事
可以鑑矣嗚呼粟谷以打破並用爲論而終有癸未
之禍矧今時與粟谷之時異而南人檢惡與東人別
則其不可混而用之不待智者而可辨矣此愚所以
主清陰癸亥之論者也玄石答書又張皇皇極之說
至以不仁誚公已巳禍後玄石始服公明見尤菴先
生後 命之日公爲位而哭之甲戌更化玄石復被
徵拜左相書問去就於公公答曰以愚見之執事戊
辰膺 命恐是不量而入今則 聖上新悔悟而國

事抗隍廟堂空虛為時而出弘濟艱難是執事責也然而格心正名此第一義玄石遂造朝時命舉經明行修玄石薦十二人以公為首後庚辰始除穆陵參奉不拜甲申與遂菴權公書曰仄聞大明皇帝建廟之收議也尊有建于江都之論未知然否愚則以為神宗皇帝廟宇立於通衢不然則立於京城內外幽靜處可也何必奉安於僻陋一島哉此等事須出於光明正大而後可以聳動乎當代有辭於後世彼北虜亦或感服而欽歎之何所憚而預自疑慮哉先是公家賊奴引強盜明火突入欲害公父子

公之配吳氏冒白刃為公翼蔽重傷以卒公僅以身免即去之交河既已卜地於坡州月籠山北結屋未就偶感疾以丙戌五月七日卒于寓舍春秋七十公凡三娶坡平之尹海州之吳豐壤之趙皆恭人也吳恭人之祖曰縣監允誠湫灘相公之弟也其同公處貧而無嗟怨色寔有鹿車遺風恭人死後七日夢於松都醫人之在賊家者使持賊衣以告遂得賊而誅人皆異之海鄉章甫以節烈聞于朝命旌閭尹氏年二十趙氏壽六十一卒吳氏一男二女男益熙早卒女適觀察使徐命淵季未笄而歿孫曰重夏重殷

陽春先生集卷四十八
進士皆有文行不幸早死重周進士直長重殷男一
鎮出爲人後次洙鎮重周二男長爲伯父後公容貌
嚴毅操履敦確視瞻不回笑語不妄天姿固已近道
而其爲學不務新奇必主乎平實不務躐致必主乎
積累以小學書爲受用之本朝夕觀省視爲準則平
居晨起終夕危坐俯讀仰思有得則輒記每誦曾子
死而後已之訓至老而無倦家素貧窶而不事產業
晚年並日而食處之晏然其於一切世味泊如也閨
門之內斬斬有法嘗曰姑息而待妻妾則妻妾不敬
而無禮姑息而愛子孫則子孫不學而無行姑息而

使僮僕則僮僕不事而無知爲家尙然况於爲國乎
其教也先行義而後文詞貴經術而賤科業自邇及
遠循循有序性不喜流俗每事以古道爲準誠心接
物聞人善則若己有之見不善而若或浼焉節義忠
孝之人雖窮閭匹庶極意褒揚或恐其湮沒鄉黨之
以財利相爭爲酒色所溺而得公善諭涕泣改過者
往往有之公雖身不出草萊而言論之關係世道者
甚大蓋公於尤菴先生尊之以師尙矣無可論至如
玄石及尹拯待之以友嘗字之然於是非好惡之際
截然無所假貸嘗曰和叔則與論西南用捨之道而

其學術可知也子仁父子則見前後擬書其心術可疑也又曰尤菴遇事惟義所在而勇往直前有壁立千仞之意和叔善涉世情却於利害關頭最分曉又曰尤菴粟谷後一人論其學問則真和叔之師表而和叔反與之背馳馴致亂階可謂有見識乎和叔要與少年輩共濟國事而不知與老成諸人乖隔則無能爲也可勝歎哉又曰尹拯之裁書於和叔也和叔若直據義理而痛責之則拯未必遽肆詆斥而和叔之書但使其摧謝而已使拯也終至背師此和叔之責也謂其子孫曰師弟子之道至重而東方數千載

師道之尊至尹拯而遂廢痛哉士林乖爭各尊其師互相詆毀惟朴和叔居中而無一定底議論無真正底見識今之求師者宜慎所擇哉公與拯且有連姻之好交誼頗密及公屢書戒責而終不悛尤菴遭禍而拯見擬憲長自是絕不書問至公老年拯見公宗人誦傳公詩乃次其韻又寄書以叙舊情公笑曰吾絕交久矣豈有今日論交之理哉宗人固要其答而終不肯其處義之嚴如此嗚呼自夫世道乖裂歲月浸久義理愈晦後生初學各溺於聞見雖自謂略曉是非而何能究極其源委也至於後之尚論之士多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八
未易得其情實而若公者身處師友之間閱歷變故終始公聽并觀信心發言其見識之明透議論之峻正可以徵信於百世之下故愚於其狀德之文特書而不一書雖煩而不敢殺斯亦衰世之意也歟

左承旨朴公行狀

公姓朴氏諱致道字學季其先平陽人後居光州大提學文肅公錫命顯於國初公其八世孫曾祖貞壽祖彥城考忠挺成均進士妣高靈申氏父曰別提澤歸來亭末舟之後公以崇禎壬午生幼而穎秀間有驚人語及就學過眼成誦十六而孤持制若成人

事母婉愉與兄居怡怡進士公以經學名嘗教公以朱子書節要心經近思錄且戒之曰讀書必反諸身心方有益公服膺不失潛心玩繹不專爲公車業聲聞大振二十一成進士二十七擢文科尋丁內憂服闋入槐院由著作除金泉道察訪郵人誦其清白陞成均館典籍轉司憲府監察出爲濟州判官濟產駿駒南土以貨公獨禁光人不得近蓋用范文正戒兄子語又爲羅州提督時世道大否公久抹撥于外庚申始除江原道都事遷司憲府持平司諫院正言帶三字銜昭顯孫焜非辜竄海島公請疏釋以全親

附錄先生集卷四十八
親之恩又言賊鑄當施逆律尋出監沃溝縣違痘民
祝曰我侯愛我誠願神之保佑之疾已又相與怵祝
云拜咸鏡北道評事有不悅者尼之歷兵曹佐郎正
郎選弘文館爲副修撰副校理復入兩司爲掌令執
義獻納司諫間爲司僕寺正擢承政院同副承旨用
廟堂薦授東萊府使律身一如金泉時還爲禮曹參
議復出洪州牧使又還承旨序陞右副己巳禍作公
謫渭原杜門讀書尤喜看杜甫詩有欲爲公乞哀當
路者公斥之曰士君子持身當如鐵壁萬仞雖斧鉅
鼎鑊羅列左右猶不可變况嶺海之外豈能死人哉

又與一門生書極論尹拯背師之罪辭義明切甲戌
更化宥還爲刑曹參議移左承旨朝象潰裂公意不
樂引疾南下秋得綾州以賑民勞錫表裏尋投紱歸
桃花洞舊居以書籍自娛生理蕭然不以經心丁丑
六月甲子卒族孫諮議光一嘗往候公公曰爲我製
幅巾淡衣我且死矣未一年如其言蓋公於數學亦
精邃云葬于瑞石山申向之原夫人星山李氏某官
某之女後公九年卒而耐繼子尙喆女適士人李元
佐光淵光參光思光澤尙喆出李壻男泰祥縣監女
權赫洗馬公氣清色溫志行雅潔起孤寒上玉堂人

附錄先生集卷四十八
以爲榮謙謙若無能農巖金公昌協嘗論一時僚友
歎公才敏不可及居家好行四禮孝友信於鄉清慎
著於朝雖顛沛流離而所守確然晚年進退尤可觀
若公可謂不負家學矣公嘗言異時良史記己已黨
禍大書文谷老峰諸公此漢亦見收於下方雖死亦
華矣後之求公者觀於此可也光參辱與余遊以諮
議所撰家狀見屬久矣余非能重公者略爲採撫如
右以俟立言君子

郡守尹公行狀

公諱挺卿字秀夫尹氏出坡平始祖莘達麗太師侍

中文肅公瓘有大名我朝昭靖公坤錄佐命功六傳
至參判諱仁涵號竹齋 明 宣間名臣是生諱弘
裕隱德不仕尤菴先生書其碣曰處士於公爲王考
考諱惟益丙丁後廢舉優遊沒世娶延安李氏同中
樞時聃之女延平府院君貴其祖也公以 崇禎癸
未生天姿端粹見重士友間嘗與仲兄典簿公憲卿
上章直尤菴先生之寃典簿公遠配公亦杜門溪居
家徒四壁人不堪其苦而處之恬然曰我道蓋如是
也以菊齋自號嘗喜讀論語曰聖賢之學盡在是矣
丙寅筮仕爲繕工監監役移童蒙教官因材導迪有

方有序大抵以孝親敬長爲先聞風請學者多至百餘人蔚有成就之效已已調典牲主簿遷義禁府都事居數日凶黨得志善類迸逐公即日棄官窮居溪巷足不出戶庭殆五六年甲戌更化前之棄官者次第牽復而世無知公者隣有一銓官赴政語同僚曰尹某吾不識其面而聞其制行甚高君子人也遂除永平縣令公未曾經守令講而歲久無知者公首實引遞人多賢之丙子除軍資監主簿出監山陰縣公素好古道首行粟谷先生鄉約面置正又置都鄉正分善惡二科月朝報聞每春秋季月大會換鵝亭立

牌各書善惡字善者盛饌以侈之其行詎出人者又厚其禮幣惡者終日俯伏於惡牌下隨其罪而輕重之勸懲甚嚴有恥且格數年而風俗大變隣境皆歆慕或愬於營門及本倅願行其法而卒無有行之者癸未除長興庫主簿陞漢城府判官爲林川郡守清約之治一如嶺邑值大侵捐廩賑饑民受實惠捧糴時不忍爲剝割之政許令代納坐此爲繡衣所罷士民咸惜其去公老年欲瞻依桑梓出寓楊州青松宗姪明彥家辛卯十二月二十一日卒享年六十九翼年二月葬金村里子坐之原去青松五里公慈良端

重外柔內剛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而其斷以義理則截然有責育不能奪者事親無違志及喪哀毀逾制每祭蠲潔致虔必思平昔所嗜之味極力以致之居官廉白自持常曰家累一時安養莫非國恩彼虐民肥己爲子孫業者獨何心哉是以歷典郡縣而田園不增一畝箱篋衣無一襲城東有數間弊廬而歲久頽堵亦不肯繕治東西僦寓靡有定居公事外無出入隱几清坐凝塵滿席簞瓢屢空而未嘗一言及有無平生不以一毫干人人亦不能干以私情慢之容不設於體鄙倍之言不出於口動靜語默

若有成法蓋公雖不以學問自居而天分甚高其固窮守義鮮有其比焉少業公車不利爲文辭簡而理暢有興往往作詩亦不作雕刻態初配楊州崔氏府使錫祐之女舉一男明相有至行早死朝廷旌其閭繼配清州韓氏從仕郎汝琦之女一男一女男明著女適成禮錫明相無后以明著子鳳文爲嗣明著取族兄明應子鳳周子之公與吾祖考議政府君爲內外兄弟縉自幼拜公熟知公爲愷悌君子人雖爲貧從仕身心皎潔如玉無疵今世豈可復見耶今撮其言行大略以爲狀庶幾立言者之財擇焉

右議政二憂趙公行狀

公諱秦采字幼亮號二憂堂趙氏出楊州高麗贈判院事岑其上祖也國朝文剛公末生最著曾祖諱存性知敦寧府事祖諱啓遠刑曹判書考諱禧錫郡守贈議政府領議政妣水原白氏僉樞弘一之女休庵文肅公仁傑之後也公生三歲而孤能自知力學肅廟丙寅登第授承文院正字轉著作博士兼奉常寺直長每出入朝班風儀秀邁可觀諸公長者皆許以國器尋遷成均館典籍司憲府監察兵曹郎嘗於行幸時上問龍旗下少年郎官為誰於是凶黨秉

國恐其向用出補沃溝縣監屬歲饑出儲置米以貸民有司將以違法論民間公當罷一時充償恐其或後甲戌改紀拜司憲府持平旋以御史行視嶺右時南九萬以首相營救國賊希載公羣從兄弟皆附之公獨亢然守正由是見嫉玄石朴公世采言於朝遂拜弘文館修撰遷校理累拜司諫院正言侍講院文學知製教因虹變以修德崇儉開言路恢公道陳戒于上退又上疏陳六條言甚切至當是時九萬陰扶己已凶黨有欲寬釋之將與三司會議朝堂公不赴而自列又移書兩司使各引避議竟不行上

隋書卷四十八
怒責三司甚嚴公抗疏力辨語益伉直持平申公鉅
論劾三大臣斥補海外邑公又力諫曰恐 殿下有
殺諫臣之名 上爲改授他縣又於講筵論 先朝
御容奉安佛寺之失且以宮人掖隸盛張佛事於近
郊請究治之 上皆嘉納焉又請召權公尚夏及諸
儒臣令輔導 東宮其餘僚屬亦極擇久任至於宦
寺之在左右者亦宜去其便佞易以謹厚因勸 上
進講李文成公聖學輯要其隨事盡言忠慮淡遠如
此於是知遇日深自吏曹佐郎擢授承政院同副承
旨改掌隸院判決事出爲忠清監司以親老免除工

曹參議進大司諫刑曹參判薦授平安監司居一年
入爲吏曹參判大司憲漢城府右尹兼同知經筵事
未幾由都承旨擢戶曹判書時虜使沓至曹務久曠
公應辦無遺吏不敢弄以事兼守禦使以修繕山城
幕屬出賣江倉米八百石以取其羨代公者取以補
軍需羣小素惡公因此流謗又以公在西藩時任事
者有奸濫事欲以此累公臺官鄭栻李世最等相繼
構誣 上皆不納焉公遂退居衿川之牛坡掌令呂
必重襲栻餘論且以廣占田園爲言 上以擠陷斥
之李相國舍諸公爲之力辨旋拜工曹判書 優批

隋書先生集卷四十八
召之公感激趣朝遷兵曹判書調叙疎通士皆悅服
俄由戶曹陞正憲尋擢判義禁府事有林溥者上疏
引謀害 東宮之說欲以構陷善類公請設鞫究問
之溥又飾虛以誣公欲除去之其黨崔錫鼎以委官
請遞公職既而拜吏曹判書兼守禦使累判戶禮兵
曹因遷漢城府判尹議政府左參贊遭母憂服除陞
崇祿大夫知中樞府事判尹參贊壬辰科獄公以判
義禁按事於是試官李整以罪斥配舉人吳遂元李
獻英李真伋等皆削其科公之大禍實崇於此復拜
兵曹與管北漢築城事癸巳進 尊號以勞陞輔國

崇祿大夫充行人使燕京還拜吏工曹判書賊臣眞
儒以尹拯事上疏詬辱公其黨又欲翻壬辰獄賊臣
弼夢構誣公罔極 上卽斥黜之所以慰安公者甚
摯移拜工曹屢辭不允又 下別諭有曰思卿未已
發於夢寐公感激承 命丁酉春以賑廳堂上管賑
事陪 幸溫泉承 命監賑湖民因掌別科十月拜
右議政與二品以上會議賓廳伸姜嬪寃朝廷以尹
宣舉文集有誣及 孝廟語既毀其板又將毀其書
院公白 上請只撤其賜額正言成震齡掌令朴致
遠上疏論之公遜於郊遂引免改判中樞府事 上

贈者先生集卷四十八
遣近侍偕入公黽勉造朝非公會不出嘗赴廷班王子不爲起公召其府吏責其失王子遜謝諸大臣亦以爲得宰相體庚子六月 肅宗大王上賓 中宮令今 上傳語欲親自飯舍公引禮爭之 中宮曰我婦人不知禮也旣而日暮內侍只秉一炷燭公招首宦責其怠慢自是宦寺當公出入輒瑟縮而畏憚之公退語人曰國事已可知矣 因山訖又奉使北京及還以一藤杖自隨銘之曰一節直險夷以之蓋自矢之辭也時 景廟有疾無嗣諸大臣深憂之欲早定儲位而公在江郊不得與聞辛丑秋臺臣李廷

燾陳疏建請公促駕入城諸大臣方請對公承 召詣閣外金公昌集迎謂之曰何以處之公曰國有長君國之福也及入對公引宋仁宗時范鎮文彥博等建儲事申請之 上許之諸臣請 上入稟 慈聖而退俟于閣外罷漏後 上御樂善堂召諸臣手指案上封書其一卽 御筆延初君三字其一 慈聖手書也書曰 孝廟血脉 先王骨肉惟 主上與延初君而已有何他意諸大臣奉讀訖皆泣涕如雨因令承旨書 傳旨就示 上前而出付史官今上旣定位東宮於是凶黨不悅陰蓄異志賊臣鳳輝

附錄卷四十八
投疏顯斥之以爲人心疑惑又曰無人臣禮疏入
上使廷議其罪於是大臣三司合辭請鞫問許之俄
而 命參酌遠竄諸臣入對力請則又許之旣而因
凶黨伸救依前只 命遠竄諸大臣屢請入對而終
不得時 儲位不安人心益懼十月執義趙聖復上
疏請依 先朝丁丑大臣議令 東宮侍 上側參
聞朝政明習事務 上下教遠命世弟裁斷庶務於
是錫恆遽請入對還寢成 命翌日又命二品以上
來會賓廳仍降代理之 命諸大臣未敢遽然奉行
庭請還收者凡四日而 上不許諸大臣乃上劄曰

臣昌集臣頤命臣泰采臣健命言竊念當初 聖旨
有大小國事並令 世弟裁斷之教夫丁酉事自是
先朝之裁定且有節目之區別其視並令裁斷之
命不啻有間而 聖教出於至誠惻怛臣等亦安敢
一併違拒以傷 殿下之心哉乞令有司只依丁酉
節目而舉行之劄纔上泰考忽自宣仁門徑入請對
時泰考以右議政疏救鳳輝兩司啓請黜之政院以
臺論方張不許入對泰考遂因近習冒入召見進修
堂諸大臣聞之遂相率入侍欲與公偕而公獨不肯
焉及至 上前 上默然無一言蓋此處分之際彼

此互爭舉國震蕩而 上顧以疾不能省也於是鳳
輝錫恒泰者等與一鏡真儒弼夢及宦者宮人內外
締結必欲動搖 國本戕伐士類而後已十二月一
鏡真儒等七人上疏首誣 慈聖又令宦妾設妖言
張機罟禁中使上下大小無敢相通疏既入屢下矯
旨盡斥善類引用其黨其明日諸大臣皆謫配海島
公亦榕棘於珍島時禍色滔天而公諧笑自若子弟
欲夤緣泰者祈有以紓其禍公不許曰禍福在天安
可苟免既而泰者來見公語之曰 慈聖國母也
儲君國本也如有一毫未盡則將奈史冊何去國之

日風雪晝晦不辨咫尺又未幾宦者尙儉等逆謀發
初 慈聖教世弟以汝見 宗社將亡何不入告
大殿 世弟乃以宦妾逆狀泣告於 上前尙儉等
牢閉清暉門使 世弟不得進見於 大朝逆謀滋
甚 世弟夜召宮僚將出閣避位 慈殿亦下教朝
堂列示宦妾交構謀逆狀泰者畏惡之輒封還而祕
之仍取尙儉等亟誅之以滅口又請三大臣按律移
配公濟州爭執不已及 世弟冊使自燕廻凶謀益
急翌日使虎龍誣告三大臣子弟門客以上及 東
宮又請公按律時三大臣已受 命而死惟公獨存

海島風陰瘴毒人所不堪而公處之怡然或作歌詩以寓憂國之意益爲凶黨所嫉未久以依啓書於批旨壬寅十一月五日受後 命以終享年六十三公臨命神氣陽陽顧語諸子曰吾死無所憾惟先朝厚恩無以報是可恨也或言凶黨中亦有請寢後命之疏而未及 批下議欲少遲以俟之公正色曰一死無難吾何可藉此輩之力以延須臾之命乎時大風雷晦冥長虹起於屋後都下人有欲上章請贖公命殆近百人返柩之日沿路人士知與不知皆迎哭流涕云甲辰今 上嗣位首誅一鏡虎龍等明年

正月併黜逆黨於是右議政鄭公滄上疏首伸四大臣之寃曰諸臣之禍實由於定策代理夫 先王不幸有疾無嗣定策代理豈有他意而凶黨之貳於殿下者乃敢以此歸之於廢立篡逆之目此非特誣諸臣乃所以誣 殿下也 上命大臣入侍羣臣皆會 上泫然久之曰今予若有一毫自嫌之心不思所以伸雪諸臣則非重 宗社之意也特 命復官賜諡諡公曰忠翼正言成震齡上疏言臣頃年疏斥趙某及至辛丑某與三大臣知有社稷而不知有一身贊定大策竟死海島其孤忠大節可以有辭於後

降者先生集卷四十八
世臣之前日妄論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
上亦優獎之凶黨之前後構禍者或誅或竄播告八
方 命賜 宗廟餘材建祠江上賜額曰四忠公事
親至孝備極榮養每歲設宴稱壽又以生於議政公
生日終身不進酒食嘗遷埋先廟祧主流涕被面事
其兄都正公如嚴父外先休菴公墓無碑表公捐俸
伐石以樹之除庄穀四時助祭外氏廟其宗族無貴
賤咸盡恩義待以舉火者甚衆公庶兄有賤子死於
其異父之家公以大司馬從子弟往畱躬視殮襲教
子弟慈而有威侍妾數人不敢介於諸婦女之列同

堂至親言議歧貳而公皆待以誠意絕無介滯或有
非理之干而坦然受之待人欵曲尤篤於貧賤之交
見人之善喜溢於面言語之際不設畦畛雜以諧笑
雖門內微細之事未嘗諱之於人凡有饋遺不甚苛
於辭受之節然有窮急則輒周恤而無難也爲宰相
數十年賓客滿室文書堆案或不暇寢食而終無厭
苦之色風流歡洽神采溢發其氣象之好如此公承
肅考不世之遇致位崇高常以感激圖報爲心 肅
廟積年違豫公日不廢起居之禮 上嘗曰誠心視
疾惟見趙某及某某耳及遭 大喪語及必流涕每

附錄先生集卷四十八
以嗣君有疾國事多虞爲之憂歎不能寐每讀
上教依爲之三字曰萬一小人用事國其如何及禍
發金公昌集語人曰趙公先見殆不可及也公始權
葬木川丙午三月移窆長湍東坡之原官庀其葬夫
人青松沈氏先卒而合祔焉夫人府使益善之女領
議政之源之孫洪忠正公翼漢外孫 贈貞敬夫人
男長鼎彬進士判官次觀彬文科參判次謙彬進士
教官女適李廷煥進士朴舒漢洪啓百側出男復彬
女爲武科洪輔人妻鼎彬無子以公遺命取謙彬子
榮克爲子四女適李廷煌宋堯協尹得敏季未行觀

彬有繼子榮哲謙彬有二男二女男長卽榮克次未
名女皆未行嗚呼死生之變大矣苟非見義淡而守
之確安能談笑處之而不失其正哉公與三大臣當
小人之禍死生榮辱勢無獨殊而當時公之至親用
事於中使公雖不出一言若有幾微求生之意則可
免於禍而乃能守正不撓視死如歸豈不尤卓卓難
及者哉公平日不喜矯激峻厲之行若與世浮沉者
而畢竟樹立斬然若萬仞鐵壁世之自謂知公者亦
不免淺之爲知也斯豈易與俗人言哉傳曰臨大節
而不可奪公豈非其人耶其大如斯其細可略也茲

敢就其家狀最其大要以俟立言者之採擇焉



